

第三十三期
六月號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爲優待訂戶起見，特規定預訂優待辦法如下：——

1. 預訂本刊全年六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一份。
2. 預訂本刊全年十五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三份。
3.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者，贈送全年八份。
4.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以上者，優待辦法，可先函商。
5. 受優待之訂費，以收現金及匯票爲原則；郵票亦可通用，惟以九五折計算。

橄欖月刊

六月號

第三十三期

一九三三年六月
五日出版

橄欖

(六月號)

論文

戰後的挪威文學

毛如升 (五三)

關於小林多喜二

力昂 (二二)

劇

前夜

陳燕華 (二二九)

說

玲玲

王婉容 (九五)

孩子的心

盧葆華 (九二)

樊旦姑娘

盛煥明 (八五)

手槍

宋錦章 (七一)

兩失

丁伯驩 (五七)

生之凋

陳清華 (四二)

胡老爹

鄭影子 (三二)

俘虜

金素兮 (一五)

黑的戀

周樂山 (一一)

第三十三期

文化通訊

中央軍校的文化.....逸民(一五一)

文藝隨筆

郁達夫的女朋友.....(一二六)
譯成中國文之外國小說.....(九四)
譯成外國文之中國小說.....(八四)
國內作家推重的新小說.....(五二)
外國作家對中國的批評.....(二〇)

小品

湖上.....鄭德本(一二七)
野薔薇.....王西彥(一二二)

散文

生活小記.....須白石(一二五)

詩歌

決心.....維葭(一二三)
最後.....侯汝華(一一一)
別離.....李文尹(一一〇)
四月詩抄.....李夾人(一〇五)
木環與散沙.....何適黃(一〇四)
舊夢.....楊晉豪(一〇二)
我想妳.....聞穗(一〇一)

黑 的 戀

周 樂 山

一

徐重道藥號，白的屋，黃的招牌。

電車停下來了，賣票的人嚟的一聲開了門，茜娜跟着幾個西洋女人走下車來；這兒是呂班路口。

輕鬆鬆地，茜娜走上人行道。商店的年紅燈，紅的藍的；前面走來幾個法國水兵，揮着小手杖；音樂店的雷電華的音波附着在小手杖的尖端；外國食物店的門前，穿着工作服的師父脫出一張大肚皮。茜娜是輕鬆鬆地，朝前面走。

——茜娜，是你麼？

對面忽然來了一個穿黑西服，蒼白臉兒的男子，站住

了，憔悴的臉上裝着笑。

——呀，華威，難道不是我麼？

——今天會碰到你呀！

茜娜認真地瞧着他的臉，是這樣憔悴的臉哪！就不自禁的先問了他：

——怎麼會變成這個地步呢？

——是呀，該比從前可怕得多吧？茜娜，現在你就不會要我了，是不是？

華威的呆滯的眼睛，苦痛的視線注落在茜娜的臉上。她畏縮地垂下頭去了。兩年前使她怕得發抖的眼睛，現在是更陰沉，更兇險；這使她回想起過去那些可怕的日子來，說話的勇氣也消失了，儘把頭垂下去，垂下去！……

——上咖啡座談回天好麼？

茜娜的頭垂下去，垂下去！……

——還像從前一樣的怕我麼？然而，茜娜，你得知道，我現在是不再那樣可怕了！

說是不比從前了，可是這眼光，就比從前厲害得多；茜娜呢，沒有兩年前那種勇氣了倒是真的事。一碰見就是這一副逼人的腔調，也真叫她受不起，茜娜懊悔了，懊悔不該碰到他，叫自己重新得到些悲劇的滋味。

——答應我麼？就上那家「亞細亞咖啡」去。

茜娜無可如何地抬起頭，瞧了瞧那張陰沉的臉兒。

——對不起，華威，我還有些事呢；我們改天再談吧；我的住所是××××，上我那兒去玩也好。

——難道真是還怕着我麼；

——不，華威，晚上我沒有空閒呀！

——唔，一隻夜林裏的惡鳥呀！那麼，再見！華威抄了一句茜娜給他的最後那方信上的話，譏諷地吹了出來，就願自走了。

茜娜就逃也似的奔回家裏來。

和華威兩年前的事，可真悲慘哪：

二

那時候茜娜就住在這呂班路的附近。

那時候茜娜正從一個沒中用的漂亮男子的懷裏跑出來，獨自家過着寥落的生活。每天捧着一本繆塞的詩集，雖然不因為失戀而日日個流眼淚，心是冷冷的像北冰洋。祇有一個活耀得像隻小獅子的弟弟，那時住在和她附近的海濱出版部裏，寫他的文章，因為離得很近，常常來看茜娜。可是弟弟瞧不起她，天天會毒辣地諷罵她，一來就「沒

中用呀！沒中用呀！」的對她喊；所以，雖然是同胞的弟弟，也使她覺得不趁意，合不來。

後來弟弟位乎對她溫和得多了。他不時的對她講些海濱出版部裏的事，說有許多人都是傻子，叫人看了就討厭。但有一個叫做華威的青年畫家，倒是個奇怪的人物。這人老獨個兒走出去，或是關在房間裏，不高興和人接近的樣子。別人全說他傲慢，但和他說得來。弟弟就時常對茜娜說着關於他的事，這人長，這人短的，好像值上個萬把塊錢的樣子。起初，茜娜對於弟弟的話是毫不關心的。後來祇聽他一味講着這青年畫家，漸漸的聽出意思來；在弟弟口中的這麼個人，也漸漸的在茜娜的心上印下一個叫人戀慕的影子。

有個晚上，弟弟來了，手裏拿着張什麼人的照片。

——看，姊姊，這就是我的朋友華威，我問他要了來的，是他在哈爾濱拍的照相，你看好一副流浪調子呀！

一頂黑帽子，壓着一張勻整的臉，西服是不十分整齊的，一看，便知道是個受過些風霜的人。茜娜看着這張照，被他的不平常的風度引起了一股溫馨的戀情來，這彷彿是一幕曾經認識的夢境，重現在她的眼前，使她的心飄起了輕幽的夢——這是少女初戀時的那種心情呀！

茜娜凝視着，凝視着，像親近一個曾經熟識的人似的，放不下手。一頂黑帽子，斜斜的壓着一張勻整的臉，濃黑的兩條眉毛，瘦削的兩張臉頰。這臉上，流露着一種神祕的美妙，而從這臉上，茜娜讀出了他的悲苦的靈魂。「可憐的孩子哪！受難的靈魂哪！」茜娜這麼在心裏喊。

——姊姊，這人算得上是個美男子吧？

——可惜他的靈魂太悲苦了。

——你怎麼知道呢？

——從你的口裏呀！

——對啦，他的心是太苦痛了。這幾天，他的日子真過得不甯靜。每天到了夜晚，就把自已埋在房子裏，不讓別人進去；扭熄了電燈，躲在黑暗裏，有時候踮着腳，有時候用尖銳的聲音叫起來，於是就戴了戴帽子跑出去。問他是上那兒去？就說：逃開惡夢呀！每個夜晚都是這樣子，要在咖啡座坐到深夜纔回來。可是老不願將自己的心揭給別人看，像個幽靈似的出沒着。姊姊，人的生命真是個猜不透的謎呀！

聽着弟弟的話，茜娜就像看見這樣一個青年，在被惡夢圍困着，挨度他的恐怖的夜晚。看看手裏的照片，這個有着一顆苦痛的靈魂的青年，臉孔是多麼陰沉嚴肅哪！茜

娜的心上掠過一陣悲酸，在這青年的面前滴下易感的淚了。

——真是個可憐的人呀！

——真是個可憐的人呀！……

弟弟又緊湊地給茜娜述說着華威的遭遇：說他如何地變成一個沒有家的流浪人，說他如何上了幾個女人的當，說他如何流落在北國，說他如何遭受了許多的危難，而到現在，他的靈魂被惡夢啃噬着，變成了這樣一個可怕的人……聽着聽着，茜娜的眼淚潛潛地流了。

——姊姊，你爲他哭了呢！

弟弟頑皮地笑了。茜娜趕緊抽出手帕來揩了淚水。

——不是很可悲麼？

——就是你的感情也太容易掀動了。

弟弟說要回出版部去了，問茜娜還照片。

——送給我不好麼？

——那裏，人家送我的照片怎麼好給你！

——送了我吧，讓我放在這裏看看算是同情他。

——唏，你愛上了他麼？

——便算愛上了他。

——好傢伙，是說真的話麼？

——便算說真的話。

——呔！真有的事，那麼就送給你，可我要做邱必特了。

——頑皮的東西！

弟弟就留下照片走了，而且浮着一臉會意的笑容。

捏着這照片，茜娜的心火熱地。

竟毫無顧忌地對弟弟說出這的話，茜娜自己也覺得很奇異，對於一個還沒有見過面的男子這樣快的戀了起來，也不覺得是一回冒昧的事麼？……

可是，華威的照片就從此放在茜娜的眼前了。由於這臉兒的美妙，這心靈的怪誕，茜娜背地裏竟幹着可笑的單戀的行爲。

三

自從留下這張照片，茜娜的心就沒安寧的時候。

茜娜的它放到一個金色的照框裏，擺在案頭。茜娜時常會對着這照片出神，像一個聖潔的信教女伏在釘死十字架上的耶蘇面前，替主囑禱的那精神氣。是的，茜娜是在渴望着這個不認識的男子會有一天得了解救，渴望着他的無主的靈魂會漸漸的甦醒過來，不再苦痛，也不再惡夢來

啃噬。

要是說茜娜這刻的心是完全像伏在十字架前的信教女，這是不確實的。茜娜沒有忘記剛纔過去的那傷痕，而這寥落的日子，茜娜渴望着有新的刺激，所以，是用不着隱瞞的，對這個照片上的人物，茜娜是幽幽的，幽幽的戀着了。

這一時期，茜娜每天祇望着弟弟來，來時，弟弟會將華威的消息講給她聽；不來時，茜娜的心就沒着落了。

這一種戀想，使茜娜苦痛。有時候她想棄絕這種戀想，重新安下自己的心來。可是，這是徒然的；茜娜的心情却變得暴躁了。人不會告訴她那是一種什麼力量，每天騷擾她，給她以不安死苦痛。

戀想是一隻多足的螞蟻，在茜娜的心上爬着；有時候爬得那麼快，有時候爬得慢慢的，茜娜的心情就這樣變暴躁了。

從這時候起的，茜娜天天朝着外面跑，好像馬路上有着些什麼東西待她去拾，總是沒有目的地跑到東，跑到西，又回往所來。當她雜在馬路的人羣裏，她是愉快的；當她被各種物質眩了眼，如是愉快的；當她被車輛的快速的運動刺激着，她是愉快的；若把戀想担在心上，茜娜感到痛苦。可是，茜娜時常走過海濱出版部的門前，這一種心

理的表現，是很明顯的。

——我時常想起那個人呀！

有一次終於給弟弟這樣吐了出來。在弟弟的臉上，近來有很多會意的笑；所以，當茜娜對他裝着不經意地說的時候，也笑得叫茜娜心裏酸麻麻的怕羞起來。

——如果不怕這陰暗的靈魂，你戀吧！可是我不能担保這是有意思的事！

二十歲的弟弟老成得這個樣兒，在平日，茜娜是會厭惡的，現在可不，她愛聽弟弟的話。

——那裏並沒有到戀的程度。

——却是，什麼事天天走過我們那兒呢？

——這個我不知道，人家就不好走路麼？

——自然，這心理得叫維也納的弗洛伊特來分析一下，如果這心理學家果是位名手，那麼剖到你的心底時——一個戴黑帽的人，幾幅被你配得很合式的圖案。譬如唇吻……

——胡說，你這可惡的人專會說壞話！

茜娜像一個被人發覺了她的戀情的少女，羞得那麼個樣子，竟和弟弟暴燥起來。

——別裝腔，人又不是傻子！

——至少也還沒有到戀的程度。

在掌握了暫時的命運的弟弟面前，茜娜竟顯得那樣乏了呢。便一轉念，就給弟弟說明白了，也是辦法。當弟弟過了幾天又來了的時候，茜娜決心要放出勇氣在弟弟的面前吐露自己的心事了。弟弟却兜頭便說：

——該是到了戀的程度人吧。

茜娜想，到了這時候，應該不必再隱蔽起來了，就打發了害羞什麼的，正經給弟弟說：

——可不要在華威那裏說出來！

——對不起，早就用很好的語氣告訴他了。

——怎樣告訴的？

——這個你問他做什麼，我自己有數目，用不着你擔心！

對於弟弟這麼把自己的事專權了，茜娜雖覺得有些不舒服，想了想弟弟是爲自己用着力，怎樣責備了他是失策的茜娜反像個乞求的囚徒那樣問下去：

——那麼爲何呢？

——華威麼？起初是帶些趣味聽了的，後來就陰沉了臉孔，說自己是個受傷的病人，怕於姊姊沒好處。而且說他還有着幾個女人，還可以在她們的旁邊過些時候的，我

想起了，有一個十足漂亮的廣東女人，叫做珍妮的，時常來找他有過三天的樣子成日個留在華威的房裏，是給她畫肖像，到夜晚就兩個兒出去，說是上「脫喀千佳」去的，大概和她交得很熟吧；這女人也是很奇怪的傢伙，有一次我瞥見她壓在華威的身上，狂亂地吻華威的臉，我看華威需要這樣的女子，像你每天捧着本繆塞詩集的，合他怕不會調和……

茜娜聽着聽着，這個人的苦痛的靈魂，在她的心上一筆一筆的，刻劃得更深刻了。像信教女皈依了耶穌似的，對華威是更熱着。說華威還有幾個女人，這話聽到茜娜的心裏，雖然有點不很受用，但對於這個人的行爲，是不能作通常的解釋的，需要這樣狂熱的女人，正像需要沉浸在「脫喀千佳」是一模一樣。

所以，呀，茜娜是可以愛他的。

多足螞蟻呢，在心上爬得狠哪！

四

很早，茜娜就有這種主意的——

她不願的將愛情賜一個先來對她乞求，馴服得像隻哈叭狗的男子，對於這種人，她會顯得更加驕傲，以不屑理

睬的態度去睡了兩三口，便會結束了對方瘋狂的追求；倘使有一個夠得她去愛，而向他追求起來的時候又是毫無所動地，顯得很莊嚴的樣子，拒絕了；若有這樣的男子，茜娜的用盡了力量去追求這人的愛。

很早，茜娜就有這種主意的。

想起弟弟告訴她的話，華威不是用着莊嚴的態度表示了拒絕的意思麼？說自己是個愛傷的病人，怕於她沒好處，說自己還有幾個女子，還可以在她們的旁邊過些時候。這些話，對於茜娜的結論是什麼呢？

「命運的巧妙的湊合哪！」茜娜在心裏想着，因為這正合了她的意。

五

那晚上，茜娜睡不着覺，這是，因為她擔負着一種奇妙的戀情呀！

這個臉上綑着陰鬱，心靈包着黑暗的人，在她的面前映現着，彷彿，有個巨魔，黑色的，露着厲齒，張着一雙有厲爪像鋼刀的手，立在這人的背後抱着他。而這人，看哪！竟在惡魔的懷抱裏低唱着，像夜梟一般低唱着，睡過去了呢！……

彷彿這個戴着頂黑帽的人，騎在一隻灰色的馬上，向黯黯的，充溢着可怕的樂聲的生命道上奔馳着，遠去了，遠去了，沒有盡頭的時候，祇聞得低的哭聲……

「呀，上帝，寬恕這個無罪的人，解救這個受難的靈魂吧！」茜娜兩手遮了眼睛，哭了呢。

茜娜起了寫詩的念頭，就起床來搵亮了電燈，在桌邊坐上個把鐘頭的模樣，茜娜寫成了一章奇妙的詩。

第二天弟弟來，就無言地將詩給他看。

——送給華威的麼？那麼讓我將去給他看……呔，還沒寫上題目呢！

——就給填上「獻給灰色馬的騎者」吧！

——對，有意思兒！

弟弟填上了題目，就回出版部去。

茜娜在房裏等待着，等待着，心是這樣的不安哪！那多足的螞蟻合夥成羣地在爬哪！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了去。像賭徒作孤注一擲，等待着骨牌的面孔告訴他，他的命運時的心情，茜娜等待着華威如何擺佈了自己的命運。

弟弟回來的時候，沒有笑容，也沒有失望的影子，却和茜娜靠近地坐下來。

——給華威看了，姊姊，要真感動哪！然而他不說什麼，祇說：寫詩的女人多麼傻呀！還叫我徵求你的同意，將那首詩放在大江雜誌上刊登，你的意思怎樣呢？

——不，我爲什麼要使許多無知的人知道我自己的心呢？況且，他說，女人寫詩是多麼傻呀！

——是啦，這句話可真奇怪，我當時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是沒有意思。這人真是個可怕的怪物！

一切，祇是使茜娜對於華威的心更加熱着。

——我給他說：茜娜願意見一見你，他沉吟了一下，說：倘使茜娜願意。

——那麼，意思就是說我若要訪見他，對於他是沒有什麼妨礙的。

弟弟點點頭，笑了笑。

——晚上就到你出版部裏去可好？

——呔，你不覺得這樣的訪問太冒昧麼？

——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祇要你有勇氣，自然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想，戀愛的人要勇敢，胆怯的人是令失去最好的時機的。(待續)

俘

虜

金素兮

記得是一個晴明的暮春日下午，電話鈴聲裏傳來了特有的女子的一種波的振動。

「這樣的春，我們到後湖去吧！」鸞在電話裏句亮的說着。（讀者：不要神經太靈敏，鸞是我們的中樞英雄，縱使她也有愛情，但是到後湖去，在這樣的春，一點兒也沒有愛的作用，對我。）

「我有事，不能奉陪了！」

「一定要去的，此地有花生米。」

「有花生米也不去，真的我有事哩！」

鸞知道，倔強脾氣的我，是說不轉來的，於是傳給聽筒於她的朋友。

「鸞先生，去吧！好玩啫。」

「我不去，真的有事呢！」

「難道定要朱綺文去纔去嗎？」這是一種謠言，是女生宿舍裏的慣技，因為這人是昨天才認得我的，我自然置之一笑。

「不，我要她的好朋友去纔去。」

「那個朋友？那個好朋友？」一個嬌晚的北方土白。

縱使是暮春，酥迷迷的暮春，原諒我，這時：我還沒對隨便那個女人，有過心，我也不懂愛。

「是亞！」鄭重地。

「那亞去，你去不去。」

「那，當然奉陪咯。」

「我就是亞。」

天嘍！這樣有趣的玩意兒。

後湖裏我們船上坐着四個人，在路上還逢着了鸞的弟弟。一樣的，像朋友樣度在這春的懷抱裡。

鸞和亞是同性的愛友，是女生宿舍裏幾十對內的最甜蜜的一對。

她們有過凄豔的這樣一幕：

「你真的沒有和賈發生過關係？」亞問

「沒有，以我愛您的擔保而說。」鸞直捷地答着。

「Kiss過沒有？」

「沒有！」

「真的都沒有？」緊迫地。

是的，他祇吻過我的手！」鸞赧然地回答。

亞在口袋裏抽出一柄刀。

「給我斬掉這個手！」

自然，亞這時是非常悲惱她的會認識賈。於是，亞回憶着過去一幕一幕，自從初中三的那晚，直到現在大學。

事後，一塊模糊的上面有一片片紫羅蘭花瓣般的手帕畔，又伴著一方白綢巾，那巾上新鮮的血痕，隱約辨得是心形裏的愛字。這樣比較希臘莎菲「湖演」更凄豔的的一幕，是過後知道的。

僅僅短短的三年，一切都像晚霞般閃過。

鸞是棄掉了賈。原來愛神是由於平凡的國案底桃紅的鈔票，雜着耀在白熱火下會發出萬花筒樣顏色的金剛鑽底綴合。

「鸞和亞的愛不是很純潔的嗎？」

但在白綢手帕上畫着的血痕，現在已好比豐子愷的阿

寶，在爹爹粉畫紙上塗着的老虎，一樣是閒愁消遣，兒戲。暮春是多麼醉人呵！蝶兒是多麼甜甜呵！太陽光是多麼溫柔呵！

鸞呢，是棄掉了賈，在安樂酒店裏，和那日本回來的黨國要人的祕書，行着盛大的結婚典禮。這原因的逼迫給，我和亞串演了一套戀的排劇。

亞近來却時常單身地來找着我

我的房間是一個狹窄的，凌亂的宿舍，然而時常見着伊在蒼老的深秋感意的送着一束一束Green room裏的白山茶來。（這在三年前，同樣地也受過伊送我的花，是夏的一束夜來香吧！）

我祇晚上有着空閒，她常是在晚上，精神煥發地而且歡躍地對我講着過去的夢痕，毫沒有悲蹙，對她的失去她的愛友鸞。

——逝影往往最引起人的神往。

那次電話裏的喜劇，自然更是談話的資料。我也會想起那時無意的趣事底潮熱。

『非常對不起，像這樣的魯莽，現在補着道歉吧！』

抿着嘴的一笑，我不懂，這種是。

起初是很客氣地大家談談這三年裏人事的變遷，世態

的滄桑。（當然我也很留心，不給觸起她悲感的戀的舊弦。）

但是我知道著時常晚來這樣的談話，會發生危險的，這三年裏，自己也不知嘗到了好多的變幻。

我懼怕着一切事的發生——不論幸福或是殃禍。

爲了愛神是由於平凡的圖案底桃紅的鈔票，私着白熱光下會發出萬花筒樣金剛鑽的綴合。

書桌上景泰藍花瓶裏插着 Green room 的白山茶，漸次地經不起深秋的峭寒在像萎謝地朝着我苦笑。

可是亞時常變到了天天，客氣的嬌憨，變到了親摯的不据，白山茶竟換着斜袋裏一塊嵌花的裝飾手怕。

於是，我想到了：「我不情願給女人無意義的欺騙，在這「冷」與「熱」不調的人生路上，不需要塗着些苦味的胭脂」

「我需要逃出這資產階級春情發洩的戀愛，我需要反抗。所以亞決不是我需要的。」

「不會的，亞或許不像鸞那樣地拜金藝術底浪漫，棄着三年舊愛的鸞和賈，而與半相識的那祕書結婚吧！」

「咳！您且看她給我的白山茶，（這能代表純潔嗎？呸！）和這蝴蝶樣的嵌花手怕。」

「.....」

今天，在緋色的信紙上，亞請我去看珍尼蓋諾的「花燭之夜」，噫！終究又做了俘虜了！

「亞對我是失戀的報償呢？還是戀是消遣？」

一九三二，冬，南京中大，二，二七，

外國作家對中國的批評

法國著名小說家羅曼羅蘭，對於魯迅的「阿 Q 正傳」嘗嘖嘖稱羨。

法國大批評家杜密克，批評于虞虞之「骷髏上的薔薇」，說是一篇天才的作品。

俄國作家柏偉烈，說郁達夫的「過去」描寫很深刻。

日本谷崎潤一郎，說田漢的作品充滿着熱情。

日本廚川白村，聽說對陶晶孫的作品，尊之為東方的歌德。

美國辛克萊，看到林疑今的「戰旗」後，說結構很不差。

關於小林多喜二

力 昂 譯

那一天

那天午後，我因事出門。收到一本載着小林多喜二的小說『地區的人們』的三月號改造。——順道往訪川口誥。

川口在忙着寫文章，看見我便把筆一放，問我：

『你讀過小林的小說嗎？』

我說：還沒有讀了三分之一，自己沒有什麼感想。

却好晚報送來了。我從障子的近旁拿來一看，什麼話也不會說了！『普羅作家之驍將小林多喜二氏在看守所暴卒』的大字標題。

『呵，小林……』我喊了起來。

川口也嚇了一跳，眼睛看着新聞。

二人很久不說話，呆呆的看着新聞的字。連嘆息也不會了。

『總之，我要到小林家裏去。他母親大約從北海道歸來吧。』

我當時就立即跑到馬橋他的家裏。但，家的門是深深的鎖着。於是我明白了，他的母親從電話裏知道多喜二的慘死，而且又看到晚報，嚇得手足無措，帶了孫（多喜二姊的小孩）單身跑到公安局去了。他的弟三吾君則在外讀書，所以不在家。

『還是事實不是呢？』

我茫茫然立在那鎖着的門的玻璃窗前。

他的死屍，是那天晚上十一點鐘，被半狂亂的母親和叔父守着而抬去了。（這是從報上知道的）我，大約有半年沒有看過他和他說過話。

談到他的舊作

小林之加入同盟，較我遲半年或一年。但，他事前早就寫小說了。

我最初知道他的名，是從我親戚所出版的（山田清三郎編輯）新興文學反普羅的文學雜誌上。小林在那裏投稿

小說而被錄取。題目叫做什麼已經忘了，多半是『東俱知安行』（改造社發行）之中的『籤入』吧。我記到宮島新三郎氏所撰的評語說他『老巧云云』。這是大正十二年左右的事。

其後，小林在「文藝戰線」載了叫作『女囚』的戲曲。女囚的描寫是學托爾斯太的「復活」的，還沒有明確的普羅列托利亞的觀點，，也沒有多大的意義。

此後，在從文藝春秋社出來的新進作家之登龍門的「創作月刊」上，發表一篇『瀧子』，還是以自然主義的筆風描寫賣淫婦的生活的。——在創作月刊上，然已經聽到認為有希望的很好的批評了。然而，這作品裏的生活描寫顯然不是世界觀的。

凡是被採入『東俱知安行』之中的作品，都是他的舊作，用自然主義的筆致，寫人道主義的，被虐待者的生活的血淚——那樣感動人的作品為多。但所取的題材，幾乎全是賣淫婦，奴隸，苦力，工人等的下層階級生活者。而作者，就依照自己少年青年時代的生活，所知道的故事之中選了出來，因此題材的範圍，不出作者第二故鄉小樽一步。

當時的小林，愛讀托爾斯太及托斯特哀夫斯基的作品

，日本的作家中，則愛好志賀直哉的文章。叫做『萬歲萬歲』的短篇，作者自己對我說好作品的那自傳式的小說，多半受了志賀直哉的影響。

『三月十五日』

大約在創作月刊發表小說不久，小林照例寫了一篇『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有一天，藏原惟人拿了一分厚厚的原稿，到了我的家裏。

『請看，打算在『戰旗』登載的。』

說着，把原稿給我了。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我一看到小林多喜二的署名，就說：

『呵，這是老作家。』

看了原稿，我驚訝了。怎麼用銀行員簿記式的寫體，一字也沒有塗改。完全是像頂好的鉛印字似的。

這，以後我才聽到說，小林決不用原稿紙寫小說，最初是寫在他日常所用的簿記紙上的。這是他當時在銀行裏工作，沒有用原稿紙寫作的時間。但，他較任何人也不忽略寫作的那直真摯的作家態度——他先寫在簿記紙上，從此，二月，三月，一直到了半年。已經是一字一句也沒有

改正的必要的時候，才開始寫在原稿紙上。

祇要舉一個例，已經足以表示他寫作的真摯了。當他創作的時候，一點鐘寫了三頁或四頁，就認真的把筆一放，對我說，我興奮着筆不停揮的描寫，覺得極度的恐懼。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拚命努力的收獲。在作品裏，是他生命的力。

我爲這生命的力所打擊，把原稿送到「戰旗」的編輯所去了。果然，評判很好，小林是強有力的踏上普羅列塔利亞路上的第一步了。

打Home-run(註)按此係日本打野球用語

從『三月十五日』發表後僅僅半年，小林，他又寫了一不朽的名作『蟹工船』，還是送到藏原那裏去的。而且寫給藏原的信，有這樣的話：

『我從前的作品是描寫人間的個性的，這次是描寫人間集團的生活……云云。』

拿了『蟹工船』的原稿我想是無話好說了。像背上負着千斤重担似的充滿着力量與氣魄。事實上，『蟹工船』不特是他全部作品中的傑構，也可說是聳立於十年間的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史上的喜馬拉亞山。

小林的力作，不僅是『蟹工船』，其後有『不在地主』，『工場細胞』，也是同樣用力寫的。那些作品，不單是量的感動人，每當一作品問世，就變了形式，漸漸採取偉大的題材，激勵他的作品精進。小林之階級的作家，成長得實在可驚。他，可以說，已握了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運動的牛耳。

我在『都新聞』，把小林步步成長突進的學問，批評得在德意志的白易爾和法蘭西的巴比塞之上。實際上他的努力，他的突進，是無人比得上的。

他對我們說要去『打Home Run』。從監獄裏給誰的信中都說『去打Home Run』。而他自己，於每一作品都寫着熱望Home Run，事實上，普羅烈塔利亞文學之最打得出色的人。

如果說，藏原惟人被譽為『世界選手』的理論家。我想，那末，為藏原所指導的，最忠實的，最進步的作家小林，也可稱為『世界選手』了。

日本的普羅烈塔利亞文學，現在兩個世界選手都被奪去了。一個坐牢，（註：藏原現在坐牢——譯者。）一個是死了！

交遊記

我纔看到小林相片——正從書房門口出來，當時爲銀行員的相片——的時候，覺得是顏色白皙，身子高高『小孩』式的文學青年。這不止是我，大多數人都這樣想。

不料，前年三月，開同盟第二次大會，他從北海道上京來的時候，最初和他相逢，我驚訝：

『爲什麼是這樣貧弱的人——』

穿了襤褸的洋服，兩股之間很大，顏色不同而補過的褲子，頭髮的毛亂蓬蓬，又白又長的身子，顯然是個自暴自棄的小子。而且屢屢發出秋田訛的「咖咖」的聲音。

——這樣貧弱的小子，竟會做那樣好的大作！』我祇是佩服。

迨後，德永直在我家裏和小林初次遇到的時候，也同樣說：『你是個假貨嗎？』

說後大笑。

其實『假貨』似的小林，那種樣子不像的容貌，在我的想像是太出乎意料之外了。我總覺得有點特別。

可是，這並非小林『有點特別』，小林還是真實的小林。大約預定一個月，『東京的作家們』——說是和他們會見之後就歸去，但，漸漸的他不歸去了，馬馬虎虎的攔在我的家裏。而我是明白他的脾氣的，小林是唐突的，正

直的，——一開口便要罵人『混蛋』的人。

預定一個月到小樽去，但二個月，三個月，乃至六個月終於和我一起被捕了。因為第二年保釋出獄，我們仍然在成宗的家裏做無益的爭辯。

小林對我談起小樽。又談起他的母親，姊姊，弟弟，小妹妹，——他，把小樽的市街比作從蘇俄文學中看到的蘇俄市街一樣的好得沒有。而且對於母親們的愛情也無以復加。不知肉體之愛並且對於鄉里毫無好感的我，小林的心情全不理會得。

保釋出獄不久，小林被推為同盟的書記長了。恰好，在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運動的企業植根於農村，要結成「苦普」的時候，為行歷史的方向轉換最重要的時期。小林那時的工作，已經漸漸沒有工夫寫小說，立即要實際行動了。現在想起來，是值得叫好的。想起了他那樣忙碌，帶了一個錶立在灶口，始終急遽的工作。像伙夫那樣下層的事情他也拚命搶先去做。

說起來這樣子的忙碌，是師法他在薄記裏寫小說的習慣。以我所知，是像先用薄記寫漸漸用原稿寫一樣。而且『泥尻村』等，是從夜裏疲勞的時候寫的，而且是可驚的時間弄成功的。

當時他時時對我說，他是在古墓裏。

『我不寫小說了，沒有什麼用處……』

但是，漸漸把小樽的生活，寫到小說裏去了。然而，那種材料並不多。他固執着個人愛好的習慣，不斷的幹起階級的工作。對於工作，完全獻身力行的人。潛伏在地下的時候，寫小說之類的事情，已經疏遠了。

一度歸到小樽

在沒有寫小說稿的狀態之下，小林的作風稍變粗陋。這是把在小樽寫的『三月十五日』『蟹工船』『工場細胞』與最近的作品一比較就可知道的。

但我並不想和布爾喬亞批評家一樣，直指『小林不好』。我想，寧可在猛進的過程中，要有一種『不十分誇大』。

而且我是他的密切朋友，——小林潛伏着勞苦吧。但不久那勞苦實現，而有好作品出來吧！我是那樣忍不住的等待着，想念着。

小林打算住在東京是不行的。惟有預備歸去。但他不想回去。

我，因此想授意與他歸到小樽去一趟。若是回到小樽

，那末慢慢在簿記裏寫點小說稿子也不錯。他之沒有這樣做的，無論如何都歸罪於我的沒有勇氣，——想起來我是這樣無力的一個朋友，不懂人情的還說這種囉嚇話。

總之，小林多喜二死了。

遺下來的事業，步着小林的大道，具體的和他一樣的作家孕育着的多得很。這便是，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當前的大任務。

（譯自日本文藝春秋四月號）

介紹：『藝術工人』鄭影子著

本書內容包含八個短篇小說，是作者一九三一年中所作，描寫一個窮苦的青年，在學畫時苦悶的新片，對於描寫之技能如何，要請讀者自己來批判，如讀過鄭君所著之黑白集文畫集者，當可知道其描寫手腕，亦毋庸多說了。

北平大東文藝社出版

胡	老	爹
---	---	---

鄭 影 子

『爹爹！前面這樣黑暗的路走去還有什麼希望呢？……』然而自己的腳還是跟着爹爹的黑影不自主的向前在移動，手裏的拍板還是相應着爹爹在拉一只悽慘的調子。

『小露，你安心一下吧，前面有一月小的茶館，前晚不是他們償了三百個錢給我們麼。』

可是爹爹說着這樣的話心裏亦多少的在焦急着，小露知道他可憐的爹爹胡琴的聲音。亦一年不如一年了。記得大樂年的那只歡樂的調子近年來爹爹從沒有願意去拉過它一下呵！

× × × ×

算着自已的年齡今年快到二十三歲了，十六歲那年就

到上海一個雞毛廠去做工，那又是一個什麼境界呢？被煤烟畫着鬍子的許多同伴，每一月內矮鐵的門裏要送出一二個血淋淋的斷臂的年輕男人。雖然資方有二十五塊錢的醫藥費可是二十五塊錢賣掉了一條臂把真是不值得的事。每天看着肉做的手脚，氣力，同鐵做的機器去拚命。自己知道都是被一個月十五塊錢的念頭錯亂了自家的神經據別人說還是幸福的啦，像別一個工廠的待遇還要不如。可是這樣的局面小露是不願意再多留戀一下的。

於是十七歲就逃回鄉下來了，可是逃回來又是什麼用呢？三畝多的田被哥哥賣光了，四十多歲的爹爹還在跟人家種田過活，幼年沒有了母親的苦哥哥是一個荒唐的青年農夫，這樣一個不會生產的妹子誰會來憐惜和愛護她，整日整夜的哭餓着肚子連哭的筋兒都沒有。不如重來上海再同機器拚命去。

第二次來上海又是如此不幸，年輕的女人不知道外面是一個什麼世界，鄉下人本是一個誠樸的嫗姆，這樣一個可憐的無依宿的女孩子最容易上別人的當。

十八歲的那年穿上了花花綠綠的衣裳，被人壓迫着在靜僻的小弄裏守夜，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可是那年他自己親生的爹爹是被人打死了。

不幸的人會有更不幸的事體經歷的，明知道又是金錢錯亂了自家的神經，從前是出賣自己的奶力；現在呢？出賣自己的皮肉了。

想着了自己的名字又會傷心起來，自己親生的父親叫她林英，被煤烟抹着鬍子的同胖叫她小阿娘，做小弄的守夜人時叫王金花，現在跟着了這個可憐的老年人又叫胡小露。

× × × ×

記得是一個春天的夜晚。

頭頸裏的衣扣照例解鬆了，眼睛又掃動着前面移過的一個個黑影，在經驗中告訴了他魚兒快要來了，那末，爲着了自已煩悶的心，呵！不如拉下了一個再說。

哼！不看看人頭的這樣下流的賤貨！敢動手！扣扣下五個熱熱的指頭印上了王金花的臉上。

男的白着眼走了，聳着肩很神氣的，女的流出了幾棵眼淚！

記得是一個春天的黑夜。偷摸着在一個電桿木後面避過了將要閉着眼睛在巡路的警察。那樣熟悉的路在恐慌的心上會變了別一個樣兒，不如灣向西去。

一個黑影……。

那又是個警察……呵！怎辦，已經被他見着了。把自己的脚步加快了些閃進了北面的一條小路呵又是一個黑影呵……

……一更一點月東昇，唱只打倒東洋人，一些輕微的聲音遠遠的鑽入了她的耳朵，救星呢還是什麼呢？是一個同病的夜游麼？

原來是一個年老的賣歌者。

——老伯伯我是個沒有歸宿的可憐女兒——她哭了。

——呵！我亦是一個沒有歸宿的年老的賣歌者呵！可是你現在預備到那裏去呢？

——老伯伯那末你到那裏去呢？在這樣寂寞的黑夜中——我呵！我……就在前面，來吧，可憐的人跟我來吧！願意麼？前面就是我要去的地方。跟我來吧！

年老的賣歌者換去了一只調子拉出了一個很長的西字。

二條孤寂的黑影漸漸地拚入了一起。

——年老的人我叫你爹爹好麼？——

——年輕的姑娘我很願意為你拉一曲可憐的命運之歌

——胡琴聲和淒惋的歌聲只飄過了在瞌睡的警士的耳朵。

可是一個春天的黑夜又漸漸的完結了。

× × × ×

胡小露跟着他的乾爹三個年頭內已經跑了不少碼頭，近年來因為他爹爹年紀大了，開來已不便，在一個寂寞的小鎮上還是過他們賣歌者的生涯。

——小露你的年紀亦大了，為什麼不願意早早的找一個夫婿？——

——爹爹我不願意離開你！天下的男子都不是好人只有你老爹你是可愛的呵！——

小露時常如此說，可是一個賣歌者的女兒又值什麼錢。

胡小露想着所經歷過的男子都是沒有良心的，當然自己還有什麼寶貴的貞操，處女的心不知是碎在那一個夜裏了，記不得啦，她現在是十足厭惡世界上的男子。可是自己又是需要在男子的眼睛和耳朵裏求生存的人，她不知道矛盾，她認為在黑暗的路上又要燒人的火光是一樣必然的事。

胡老爹，那末真心算她的一個可愛的男子了，可是那樣大的年紀亦是不久於世的。憧憬着自己將來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這件事連小露自己亦沒有去夢想過。

二十三歲快到就要二十四歲了那樣快的年紀加大了，對於自己是沒有關係的可是胡老爹這幾個年頭內能夠安安逸逸過去麼？胡小露只爲了她胡老爹的康健憂鬱着對於自己患難的環境遇到還是第二件問題啦！

在事實上是必然的，胡小露說現在沒有胡老爹就沒有自己，換句話說沒有自己胡老爹又是多少寂寞呵！

在這樣一個很小的市鎮上掙得出什麼錢呢胡老爹的胡琴年來越拉越沒有力氣了。除開希望着一般聽客多償幾個小錢之外還有別的什麼期希望麼？小露想想自己的歌喉雖比從前更響亮了一些，可是給于她傷心的事情亦多了起來啦！

× × × ×

『爹爹前面這樣黑暗的路走去還有什麼希望呢？……』可是自己的腳還是跟着胡老爹的腳在走！今夜沒有月亮沒有一棵鬼火樣的星沒有人，沒有聲音，世界靜寂得太可怕了。

『前面不是見着些燈光了麼小露把你最高音唱出來吧，這樣的一個世界就是好像我們二人的了。』胡老爹不知怎樣高興了起來，又把西字用手指用力的搭上，那一種哀情的聲音，在空中輾蕩了。

呀！世界上的花都開了！看，可是只剩一些枯黃的花辨給于我們呵！……

在一些有錢的人的前面討一些剩餘的糧食可是還不能夠，你看。黃狗亦吃着五香的牛肉啦！

只有貧窮的人家開着門，不過裏面沒有我們所希望的工作做，你願意麼？在裏面餓着肚子去數一數地上橫陳着有多少根的白骨麼？……

一點燈光又閃滅了，沒有重現。

歌聲漸漸地又沒有筋兒，胡老爹的胡琴又換上了另一個調子。

『爹爹！前面這樣黑暗的路我們今晚最後的希望在那裏？……』

× × × ×

次日，早上的風拂着，四週送出了雄鷄的啼聲可是胡老爹和胡小露昨晚是餓着肚子。

『爹爹我們又算過了一夜了。』

白天做些什麼呢？昨晚沒有掙到錢，今天照例不得休息，餓着肚子休息，又是什麼的一個心境？

小市鎮上享樂的人雖然漸漸的搔動了。

可是鄉下人不會來憐惜你們一對可憐的人的。

有錢的人：呵！上海的舞女真狗味兒啦，你們是什麼的東西。

小茶館裏麼，拚命的向着牌裏找銅板的人，誰來懂你世界上的花都開了呢？

胡老爹嘆息了一下，最動人的西字白天是不合用。可是晚上呢，又是摸索着幾條黑暗的路！呵！算算自己的年紀已有五十八歲了。

× × × ×

在另一個縣城裏，有一個自拉自唱的賣歌女是胡小露的化名金碧雲。

爲死了的胡老爹拉一曲老年人的悲哀，年老的人和小孩子聽了都流下眼淚大家嘆息着這個年老人太可憐了。

『噲！世界上真的有這一個胡老爹那樣可憐的人的麼？那末他的女兒後來嫁了人沒有呢？』

『那個女兒真潑賴呵！不好好地跟着父親一同過日偏偏會迷上了一個哥兒把胡老爹毒死啦！你看現在的女人這樣就算嫁人啦！』

『你們聽得都沒有對啦！他的女兒跟了那個哥兒是爲了要安慰他的父親呵！』

到底一回什麼悲哀的故事呢？

聽說他的女兒本來是一個折白黨啦！

你聽麼不是金碧雲在唱他的女兒後來去做尼姑的麼？

……

是的你們聽官想想胡老爹死得多少可憐，可是有一個這樣的女兒亦是……那一個哥兒真的上了她的當啦！在胡老爹的死人身上賠去了不少錢吃了官司不算，送他的女人結果還是出家去做尼姑啦！

金碧花唱完了年老人的悲哀換上了另一個調子。

聽的人都嘆息了一下，走了。

世界上真的有這樣的一個胡老爹麼？

有的，每一個小孩子在憧憬着這樣的一個有趣的故事能夠搬到連環圖畫上，那麼我們更會明白胡老爹的模樣是不是同三國志上的劉備一樣的有趣呵！

金碧花！胡老爹的女兒現在在那一只庵裏出家呵？可是金碧花並沒有聽見一個年輕的男人在對她說。

一九三三，上海

轟動全球名著
本社叢書之一

東風西風

布克夫人著
郭冰岩翻譯
楊昌溪校序

布克夫人居中國十數年，以描寫中國社會實際情形而得全球讀者讚揚。去年美國波里茲文學獎金贈與夫人，即其明證。東風西風爲其處女作，價值不下於夫人其他作品大地兒子們等。全書用一中國女子之自述，描寫中國新舊家庭之衝突並暗示中國家庭制度應走之徑途。文筆生動，故事曲折。歐美書報，讚爲「一張燦爛而正確的中國生活情形的圖畫」。「一篇很靈惑而很動人的小說」……茲由本社郭冰岩君精心譯出，譯文忠實流利，淺顯輕鬆，篇首並有楊昌溪君序文一篇，將夫人之思想及作品，詳細敘述。出版以後，輿論界一致推崇。誠爲現在中國新青年關心中國家庭制度及愛好文藝作品者所絕對不可不讀之良好讀物。全書十餘萬言，二百五十餘頁，精裝一巨冊，封面三色精印，淡雅悅目，美麗絕倫。每冊定價僅售六角。現爲減輕讀者負擔，凡直接向本社購買，一律八折，合購五冊以上七折。存書無多，決不再版，欲免向隅，務祈從速！

南京太平路線路社謹啓

生	之	凋
---	---	---

陳 清 華

在這個年頭，誰也不容易找生活，何況是一無所長的阿根，人瘦得像一根木頭，兩隻眼兒深深往里凹，怪可憐的，整天老坐在家里淪淚，發悶。

可不是嗎？瞧！那些光着頭，赤着臂膊的人，成天站在炙熱的太陽下晒，汗往下淌，短衣濕得像剛從水里撈出來一樣的淋，口不住喘，這些，無論大馬路，十字街頭，碼頭上……每個地方都有印着他們不可磨滅的痕跡。

人苦；孩子又一個個的拚命生，這可不能怪妻，也不能怨自己啦！要怨那狗彘沒良心的××，他說窮人們盡是豬、牛馬，畜牲，活該拖磨，受罪，他們却安居在高樓大廈，出門不用跑路，坐汽車，倦了，搓牌將，摸著窈窕的

女人跳，逛窯子，到大世界，上館子，……媽的，夠他們暢樂的地方多着啦！他們整天想法子消遣，他們像在另一個世界里活着，這世界才光明啦！充滿着歡樂和喜悅，那是天堂，不錯，活在天堂里的人，死也想不到跟在他們背後還有個暗不見天日的地獄啦！這兒，蘊釀着幾千年來的一切罪惡，沒有太陽，沒有光，沒有人類，只有野獸，像原始時候那樣的互相鬥爭，自己喫自己的同類，怒吼聲，咆哮聲，混在一起沸騰，像鬼哭一樣，聽着使人毛骨悚然，呀！魔鬼，野獸，這兒是地獄，是在天堂的背面，是在最底下的一層。

瞧啦，妻的肚子又一天天往上腫，眼看就快要分娩啦！他爲妻臨產的各種費用，和未來的他——她的養育費，幾乎急得落淚，那些親族和朋友們的家，媽的，走了好幾趟，結果，不但沒借到一個錢，還要遭人家的白眼，挨人家一頓罵，媽的，這年頭兒，簡直窮人們就談不到什麼親族，朋友啦？！生活又是如此的窘迫，以前他跟妻二口兒的生活尙且發生問題，何況不久又要添上一口兒的糧食，這叫自己如何不焦急啦！生之苦難已像鐵練般的緊鎖着了全身，使他沒法排脫，雖然他是極力的掙扎，然而；終脫不掉生之苦海，他想到前途的危險和未來的恐怖，不覺深深

兒的打了一個寒噤。

晚飯後，妻覺得心裏頭有點納悶，便獨自個兒憑欄眺着野外的晚景，微微的涼風，輕輕的迎面掠過，秋虫無力的奏出慘淡的悲歌，一輪皎潔的月兒逐漸由雲內露出來，衝破了這黑暗的世界，放射出它燦爛的光輝普照於全宇宙。

殘秋的深夜，披着單衣的她，覺得有點兒冷，她正想站起身來望房裏移，突然肚子痛起來，像一塊石頭要從肚裏滾出來似的上下翻騰，她忍不住，四肢凍得像冰一樣冷，神經頓時麻木了，她忙仆倒在阿根的懷里，氣只是喘，不能說出一句話，阿根眼看這種突變的情景，嚇得滿身冷汗，急得沒辦法，他除了緊緊撲着她而外，再想不出什麼可救濟的方法來了。

突然，他想到這或許是女人臨產時的一種怪狀，如果不錯，這是沒什麼危險啦！他彷彿就看見妻生下個粉裝玉琢的小個子來，哇哇的叫，他用柔軟的棉被包着輕輕的放在自家的懷裏，怪有趣的，嬌軟軟的身體，不敢展開着的小眼兒，兩隻小手緊緊的捻着，他想到這兒，不覺微露出一絲笑容，但，突然被妻驚叫了一聲，他看見撲在自己懷裏的並不是小個子，而是自己的妻啦，妻不斷的喊着肚痛

，他想馬上把她送進醫院，可是那筆預先繳納的醫約費，可就叫他沒辦法啦！他突的又想起前村金二的女人來，聽說她對於女人分娩的事情還有點兒常識，他打算馬上到前村把金二的女人找來，他知道終久把妻樓在懷裏也不是辦法。

說了許多好話，叩了許多頭，才得把她找到家裏來，又忙了一夜功夫，才算無事啦！可是，媽的，這小個子又將如何處置啦！不如索性把他殺死，倒落得個乾淨，可是，阿根沒那麼本事，他想，一條螞蟻還要命活，何況是個人，而且，誰敢說他將來不是個偉人，不過，這些是以後的，眼前應當想個辦法才好，想把他送到孤兒院去，但他曾聽人說過，孤兒院簡直是嬰孩的地獄，許多盜賊，流氓，都是從這兒造就出來的，他甯願把他殺死，可不願讓自家的骨肉去造成那未來的盜賊，那才罪惡啦，最後，他決定了，決定把他拋在十字街頭，讓那些富人們拾回去撫養，這樣，又免得傷害了一條人命，至於以後怎樣，那只有天曉得。

今天算是她產後的第三天了，阿根急於要解決這問題，曾幾次和妻商量過，甚至於吵鬧，打架，可是，妻屢次都哭喪着臉說；

『咱們……雖鬧着窮……可是，這……這是咱們的……骨肉呵！而且，我辛苦了十個月，才……才生下這小寶寶，現在又要……我不允許你呀……』。

『對啦！就是因為咱們窮啦！沒法養他，不然，誰肯忍心將自家的兒子這樣……』

阿根說着，說着，喉嚨里却像給一塊什麼東西塞着似的，媽的，把自家想說出來的話又重新嚥回肚裏去，到底阿根能幹，他突的又想出一批話去安慰她，他說：『得啦！橫豎咱們無力養活，鬧一輩子也沒用啦，不如索性把他送到育嬰堂去，聽說育嬰堂是專為咱們窮人所創設的，那兒比起家里來就安全得多拉！比如孩子餓了，就用牛乳喂他，孩子哭了，就輕輕的把他安放在柔軟的搖籃里推，那不是一樣嗎！聽說長大以後還是自家的兒子，這樣，咱們倒落得個逍遙，又可放心，又免得把他……』，吁！妻的眼淚像斷線的珍珠般的一顆顆往下淌，雖然她是極感悲傷，可是爲了窮，就不得不依照丈夫的計劃去實行了。

夜深，偶然有一二聲黃包車夫的吆喝之外，在這條廣闊的道路，像死去一般的沉寂，阿根懷裏挾着一裹東西，獨自個兒在馬路上往來徘徊，心里頭忐忑的跳，最後，他像醒悞了，猛的覺得自己爲何深夜在這馬路上徘徊，撲在

自家懷里的是些什麼？於是；他下着決心，迅速的大踏步向前進，漸漸的，他由光明而走入黑暗，路是越走越窄，轉個灣，他拐入一條胡同，他用驚異的眼光向四圍掃射了一遍，迅速的，把懷裏挾着的東西往地下一拋，跟踉蹌的翻轉身望着原路奔回，這一下，他覺得心裏頭像拔去了一塊什麼東西似的輕鬆了許多，回家之後，妻還獨自個兒躺在床上暗自啜泣，她望見丈夫回來，急忙問道：『……那……那……事情怎麼樣了……』。

『可不是嗎！起先他們還托故不收，硬說什麼地方小，容納不住啦！人數已經超額拉！什麼……騙他媽的鬼話，末了我再三的磕頭他們才允許下來了，而且……我還跟他們說，這孩子長大之後是要叫咱們做爸媽，那不是一樣嗎？橫豎是咱們的兒子……』。

阿根算是把妻隱瞞過去，可是，昨夜自家兒所幹的那樁抹盡良心的事，現在還深藏在心里頭隱隱作痛，往後妻若問起這層事來，他總是把那句話去安慰她說：『放心吧？！長大以後還是咱們的兒子……』。

可是，媽的，現在什麼都完啦！孩子一個個的拚命生，爲了自己窮，沒辦法，只有一條路，硬着心腸，設下狠心，一個個把他門方的拐，拋的拋死拉！想起往事，那才

夠人悲慘啦！小個子的媽，記得是在那時候，當小個子哇哇墮地時，便被自家兒拋掉，他爲了傷心太過，不久便悄悄兒的離開了人世，自己，又在這大自然的宇宙里跳躍着，不息的跳，跳，跳，跳，一直跳到現在，跳了三十個年頭，始終未曾跳出陷阱半步，把自家兒的力量都跳完了，跳到不能再跳，只有掙扎，在這黑暗的深淵里掙扎，一直掙扎下去，直到自己死去……。

產後，沒充分調養的緣故，體質虛弱，人瘦得像一根木頭，但是，他媽的，那來的錢啦！據金二的女人說是血昏，她說女人是不能過量生產，況產後失調也是個原因，媽的，金二這女人才怪啦！她死老不跟金二睏覺，她常對女人們說，生孩子是件苦事，尤其是咱們窮人，沒錢調養，那才夠人難堪，多生下一個孩子，簡直多割去一塊肉，最好，還是不要嫁男人，嚕！這話才對啦！跟菩薩一樣靈，一點兒不錯，女人是不能多產的，小個子算是頂小的一個，他算是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不錯，是第八個，阿根想起當年討小個子的媽時，那是如何的肥胖，如何的年紀輕輕的，可是，一生下孩子來，便覺得大不如從前那樣嬌了，多生了一個孩子，便瘦了許多肉，減了許多豐姿，大上幾歲年紀，一次一次，真的人就瘦得像一根木頭一

樣，嘻！那才怪啦！金二的女人簡直是菩薩，她知道這個，透透徹徹的，一點兒不差，女妖精，怪不得金二怕她，像怕老虎一樣，自己的女人的確是這樣死的，多產是個原因，可是，產後失調，以至於神虛體弱也是個理由，不過，血昏，自己就有點糊塗了，爲啥女人到一定的時間就要迸出許多血來，至少每月一次，怪不得她們女人是要血昏的，這樣的迸，媽的，就是海水也要迸枯了，總之，女人是個怪物，使人摸不住頭腦的妖精。

想這想那，想到妻死，想到孩子被自家扔，想到金二的女人，想到大前年的水災，接着還想了一大堆饑寒，痛苦，流離，死亡，總之，人生的一切生離死別的事情他都想透了：最後突的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現在是垂危臨死的倒在病榻上呻吟，喘息，想到……，總之，他什麼都想過了，真是想得一場糊塗，可是，他傷心起來了，兩行清淚輕輕的掛在他的眼角，一顆顆的滾在枕上。

金二的女人，那女妖精，今天又悄悄的跑來找阿根，自從阿根的妻死後，她便搭上他，死跟他纏個不清，她望了他一回，擺了一下頭說：『呵！了不得，這可不是鬧着玩，人病到這個樣兒，必須要找個大夫，人瘦到這般難看，也該喫點參湯啦！……』，可是，阿根却沒有像以前一

樣，屢次碰着她總要嘻皮笑臉的拉着她問長問短，這回只是靜靜的倒在榻上，睜着眼望她，半響沒說出一句話，口只是喘，這可把她楞住了，她知道這事情有點不對，於是，他背轉身，悄悄的溜出阿根的家。

幾天來，村里正鬧着一種時疫，人死了許多，單就老李一家人就死了好幾個，又七公祖媳婦兒一共死了五個，屋前屋後，不時有悲慘的哭聲，街道，整天抬着死人跑，到處都可碰着，有些人早就搬光啦！媽的，悔當初不該跑到鄉下來，可是，這年頭兒，真倒霉啦？天成又不好，鬧着旱，好幾個月沒一點雨水下來，那些快要成熟了的秧苗，只好眼巴巴的望着枯死在田里，還有啦！土匪們結黨成羣的到處搶劫，前天小三一條水牛同兩隻肥豬聽說都是被他們擄去宰食，接着，還鬧了一次很厲害的水災，那才夠苦啦！大水一來，把所有的一切的東西都統統被淹沒了，捲倒了，壓壞了，衝散了，人被溺死了，不過，有幾個算是死里逢生的人，大水一退，就跟着再鬧一次飢荒，那時候簡直連一根樹都沒有遺下，後來沒辦法，只好挖草莖喫，聽說那時候有些地方還是人喫着人呢？嘿！這年頭兒，真是個喫人的世界啦！

有些人說，縣里有許多慈善老爺們肯捐出一點錢來賑

災賑災，可是，媽的，咱們死也望不到一粒米運到這里來啦！可不是嗎？小三就上了他媽的一次當，金二還親自跑到縣里去求賑，可是，狗彘的那里有什麼賑災呀？！賑他娘的災，天曉得，跟着金二再受過一次騙，白跑了一趟路，枉費了許多工夫，挨了人家一頓罵，……這些這些，小三同金二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第二天，這傢伙又溜到阿根的家，她想，阿根這幾天不出門，定有點怪，昨天她雖被阿根嚇跑了，可是，今兒這事情就有點糊塗啦，她輕輕的把門兒推，阿根却直挺挺的倒在榻上，她不動聲兒，蹣手蹣足的打從病榻背後那邊轉過來，悄悄兒，伸出一隻怪纖細的手輕輕的望阿根臉上一按，並裝着鬼腔，怪嬌膩的叫道：『根！你猜啦！我是誰？……，』

『……』，沒回聲，

『小鬼！爲啥不猜？……你不猜，我可勿放你啦……』，

『……』，不應，

『喂！快啦！別想！猜猜看，我是誰？』

『……』又不應，呀！這事情可有點怪啦？

往常她問阿根話，都是對答如流，可是，這一下幹嗎她老

是不說話，老是藏着啞，莫不是他生氣了，或許是……
，然而，她按在阿根額上的那隻手，漸漸的，覺得有點兒冷起來了，冷，冷一直冷到她的心，冷到她的四肢，像電流似的快，再由四肢冷到她的靈魂，突的，她猛然跳起來，朝着門外拚命逃，她不敢再回頭往里望，一溜烟的跑開了。

幾天之後，從這破落的茅棚里抬出一具死屍來，遠遠的，圍着許多男人，女人，孩子，在爭着看，女人們在流淚，孩子們莫明其妙的跟着大人們擠，擁，跳着，可是，有幾個人却在偷偷的議論這件事，有的說阿根染着時疫死了，實在太可憐，有的却說阿根是失戀自殺，金二的女人不理他，他自殺了，死得活該，有的說阿根是爲了窮，沒飯吃，餓死在家里，死得好苦呵！病危時沒人看顧，死後又沒人照料他，爲了窮，把孩子一個個扔，跟着妻又死去了，這可不能怨阿根命運壞，也不能怪他不長進，一半該怪那狗彘的沒良心的××，他們說窮人是畜牲，活該拋磨，整天想法子吸收窮人們的精血，榨取窮人們的生命，剝奪窮人們的幸福，……總之，阿根就是被他們剝削的一個，而且，還有幾千幾萬跟阿根一樣被剝削的窮人們，死在那非人生活的鞭策之下，可是，現在阿根的幽靈却深深

的埋在地下長眠了。

往後，這事情，也就一天天的逐漸被人們忘記了，忘得乾乾淨淨，好像沒有這回事似的。

國內作家推重的新小說

- 魯 迅 很推重魏金枝的「七封書信的自傳」。
- 郁達夫 很推重王余杞的「惜分飛」。
- 茅 盾 最近很推重新作家沙汀的小說。
- 施蟄存 很推重穆時英的小說。
- 林語堂 很推重謝冰瑩的「從軍日記」。
- 丁 玲 很推重張天翼的小說。
- 趙景深 很推重何家槐的小說。
- 邵洵美 很推重高植的小說。
- 葉紹鈞 很推重王家楫的小說。
- 滕 固 很推重陳白塵的小說 (彳亍)

戰後的挪威文學

毛如升

歐洲大戰，給與世界上的人們，以一個空前的打擊；代表時代骨髓的文藝，也起了極強烈的變化；實在，並不是文藝自身的好動，而是歐戰所給與人們心靈上的刺激和教訓太深刻了。

挪威在歐洲雖是很小的國家，但從文藝的觀點看來，却不算小；因此戰後的文學，和俄，德等國一樣，也另外走着——種新的途徑；茲從「活的時代」(The Living Age) 雜誌上移譯一段如下：

「挪威戰後所寫的書籍，從社會的價值看來，比文學的價值來得出色。自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中間，全國僅忙在致富上，而把兒童們底教養忽略了，他們聽的是

新天堂和新世界的預言，他們所見的一切，卻只是家庭約束的衰弱和道德的逐漸廢弛。例如，像一本無名氏做的小說「某銀行行長的日記」上所寫，一個財政家，用他的金錢在行裏做投機的事業，經過很多的不幸。他的妻子是爲了他的錢才同他結婚的，所以他不能把他的祕密告訴她，也不敢節省，當他把一個臥室的侍女作爲外妾的時候，他的妻子就把這個下女斥退，她也立刻跑走，但拒絕離婚，同時經理的女兒，知道了這經過的一切，便寫信與她父親銀行裏的情人會計的兒子，請他幫助，這位兒子便要他自己的父親從行裏拿出錢來，補助那個斥退的侍女的費用，這位少年是個胚胎的抗閥主義者，就以他父親的名義報復社會。至於那位銀行行長卻以吸食鴉片終了一生。

「另外一本小說，題名叫，愛德蒙，崖渥，雪哥，克雷斯輕孫作，含有許多章段，表述少年人的見解，此處就是一個代表的例子，其中愛德蒙對他的姐姐哥丹說：——

「是的，你對，我們受傷了，我們是戰爭的犧牲者，當別人在被殺時，我們在被賣，假使我們有任何性質的心靈震顫時，不是屬於憐恤，而是恐懼，弄錢我們是怕的，但，我們青年人，確實受傷了，這是我們的不幸嗎？抑是我們的光榮呢？」

「我們的光榮？」

「是的，誰曉得？我們是先鋒者，新時代的前驅。我們不是離開了營業場所，已變成了先知嗎？而且，是嚴格的先知，我們不復僅是夢想者了。我們有一個目的。我們預料有一個新的天和地，但只有這個地是新的，天仍是那個同樣的老的一個。」

「難道這個地就不受天的節制嗎？」

「不，這永遠循着別的途徑的；並且這就是宗教永遠在改變的原因了。」

「然則基督也不穩固嗎？」

「沒有東西是穩固的。」

愛德蒙崖渥，像其他書中的壞孩子一樣，是抗閱主義者，而帶一種唯心論者的特色的。他的一位壞朋友因了個人的原故不喜歡他；最後用了誣言使他被抓入獄，愛德蒙當時對那個警察說：——

「要公平地判斷這件案子，先要設法了解我們少年人是什麼。當戰爭初發生的時候，我們幾乎還是小孩子；這就是一個世界的不幸，磨難着我們，形成着我們。我們沒有選擇一個理想，像前幾世紀的少年人慣常做的，世界大事已經造了一個在我們心裏，並且用力地把這個理想加之

於我們，我們感覺到那個，我們曉得，因為生在這個時代，責任已碰到我們身上了；我們已經聯合在一起，努力組織着一種運動，我們不僅是懷疑的孩子了，我們也是信仰的孩子。」

總之，挪威文學在歐戰以前，因為受着文藝復興解放潮流的影響，處處表玩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到了近代，俄國新寫實主義小說以及普羅文藝。逐漸侵入挪威文壇，因而和日本一樣，抗閔主義者就成為挪威近代青年反抗思想的主要人物了。

心 旌

創刊號要目

詩的漫談.....	徐靜漁
血.....	盧葆華女士
微影的死.....	徐希祖
文藝的時間性.....	陳光華
春蠶.....	倪壽慈
窮途.....	陶儀和女士
詩.....	何晴波等

社址·南通望仙橋南一四一號

兩

失

丁伯驩

(一)

當秋英和桂芬跨進慧鳳的房間時，慧鳳正對着鏡子在描着眉毛。

『啊，英，芬，』從鏡子裏見到來人，慧鳳忙笑嘻嘻地轉過身來招呼。『禮拜天不去會愛人，却跑到我這兒來。哈，哈，哈。』接着她又自顧自地轉過身去繼續畫她的眉毛。同時，她嘴裏在說，『請坐啊。』

『你畫你的吧，不用客氣，我們自己會坐的』。秋英一個人答了兩個人的話，接着就和桂芬在靠窗戶那兒的椅子上坐了下來。這時候一個女僕人端了兩杯茶進來，緩緩地輕輕地放在了客人的面前。

『張媽，懶屍，把我牀鋪好了啊。』惡狠狠的聲調，把正要舉步走出的嬸婦的腿拉回來了。

『是了，小姐。』張媽低聲小氣地應了一聲，忙向牀鋪那兒走去。秋英和桂芬的視線，這時候却比張媽先到了。

白潔的帳子垂掩着，連拉開都沒曾，帳門空隙處一隻豆灰色的長絲襪孤單地在牀簷上掛着，牀面前地平板上一雙高跟黑皮鞋，東倒西歪淘氣的樣子睡着。

『鳳，怎麼，你才起嗎？十一點多啦』。桂芬。

『對的，小妹妹，你不知道姊姊昨晚睡的多麼遲。』在一班朋友之中桂芬最小，所以一向大家都稱呼她小妹妹。

『爲什麼要睡得這麼遲，想念誰個男人失了眠吧。』桂芬打趣慧鳳說。

這時候，慧鳳的「工作」已經忙妥了，迅速地一個轉身，帶着傲慢的笑，向桂芬說：

『小妹妹，你除了在學校裏功課很好之外，對於別的，你真什麼都很幼稚哩。一個能幹的女人，要得那個男人，伸手一抓，就可得到啦，真無需乎想念而至於失眠。記着吧，小妹妹，一個笨女人，和那些男子漢，才會受「輾轉反側」的苦味，祇要會略施一點聰明的女人，絕對是不會的，她定能「隨意所欲」，「應手而得」。小妹妹，仔細替

姊姊看個像，姊姊會是你所說的那種人嗎？哈哈，小妹妹，你完全錯了。」

這一番話弄得桂芬似明白非明白地沒有話可說了，祇是呆呆地望着慧鳳那張有紅有白的胭脂臉出神。這時候多半天沒有開着口的秋英却說了：

『談這些話有什麼意味，我就不愛聽，談別的正經吧，喂，鳳，我要問你，為什麼你這些日子不去上學？大約，大約有兩個多禮拜了吧。』

『兩個多禮拜嗎？不，以後將是兩個月，兩年，一句話講到底吧，這一輩子是永不再進學校了。』

『爲甚麼呢？』秋英和桂芬不約而同地。

『我又爲甚麼一定要進學校呢？』調皮的樣子。『學校生活真對於我一點興味也沒有。呆板板上課，呆板板地下課，呆板板地幹着一切。透骨地說吧，我是個不愛秩序的，我受不了那些枯燥無味的罪。再直爽一點講，我就是繼續去上學，你們知道的，書本還不是書本，我還不是個我嗎？』

『你變得這麼奇怪！然而你比別的同你相似的朋友們坦白。』秋英喟嘆的樣子。

『我愛我有激刺的生活，我愛尋浪漫的夢……』慧鳳

沒說完，嘴快的桂芬打斷她的語說：

『我不贊成你的話。在學問中，你會得到另一種說不出來的刺激的。照你所謂的刺激，恕我講，完全是墮落的別名而已。』

『你的話也有理由，可是各行其是得啦。』慧鳳並不見氣桂芬，依舊帶着春風似的笑意。『一個年青姑娘，在書本裏埋掉她青春，那簡直是傻事。我不幹。』

『浪費她的青春，不善用她的青春，不也是傻嗎？』桂芬反駁慧鳳，認真的樣子。

『不談這些，你們倆個的人生觀是這樣的相反，誰也不能拉着誰朝一個方向走，這麼惡辯幹甚麼呢？』這是秋英的話。

桂芬正想再開口辯論什麼，出去了許久的張媽，又進來了，截住了她的口。張媽向她的小姐說：

『小姐，中飯好了。留這兩位小姐就在這兒便飯，太太叫我來說的。』說完就走了。

『不，我還有事，得就走。』桂芬站將起來。

慧鳳忙跳過來，把她又按了坐下來，同時，說：『小妹妹氣我了嗎？』這一句就把桂芬的心思戳穿了，不禁臉紅將將來。接着，慧鳳又說，『好，今天我姑且來照你的

話作下子，我不出門去，桂芬，等飯後，你教我讀一篇英文好不好？』（見了A,B,C 就會頭痛的她，當真要讀英文嗎，說說而已。）

於是桂芬祇好和秋英一樣的不走了。

(二)

吃過午飯之後，三個人洗了臉，慧鳳又重新對鏡子粉裝起來。桂芬又忍不住地說了：

『喂，慧鳳，你自己就不嫌煩嗎，你不久以前，費了多少時間忙好的臉子，一把臉一洗，又來忙了，這有什麼意思，我真替你覺得無聊。你看我同秋英多爽快，臉一洗就完了事。』

『這就是一個聰明的女人不可少的工作呀。』

『如果這是聰明人的事，我願世界上沒有聰明人。』

『你們倒又鬥嘴了，我可要……』秋英就怕她們們拌嘴而至於傷了和氣，所以一到她倆個舌劍唇槍到了緊張的時候，就忙着加以解圍了。可是這一回子，她的話還沒講完，張媽又進來囉囉了；

『小姐，一位林先生來找你。』

『林先生？』她沉吟了一下。接着，『好，我就出來

張媽前脚才出去，慧鳳跟着把手裏抓着的一管口紅向粉台上一丟，站起身來。

「你係個坐一下，我就進來的。」說着，她跨出了房門。

大約有五六分鐘之後，慧鳳進來了，冒地裏，她問秋英，「英，你認識一個姓林的嗎，他說你是他的親戚哩。」

「姓林？」秋英沉思了一會。「哦，林梅生嗎？」

「啊，對的，你沒有錯。」

「剛才來的什麼林先生，就是他嗎？」

「對的，你沒有錯。」

「可是怎麼會提到我？」

「他來邀我去看電影，我說我有朋友在此地，他問我是誰，我告訴他一個姓陳和一個姓李的同學。他隨即吃驚地問，「姓陳的嗎，哦，是叫陳秋英的嗎？」我也託異地問他怎麼曉得。他才告訴我說「她是我一個親戚。以前就知道她在你學校讀書，可是不知道相你認識，猜這麼準，也不過是偶然。」接着他就快快的神氣走了。」

「你又怎麼認識他的呢？」

「我昨天晚上才認識他哩。昨天一個姓朱的親戚家壽

事，和他同桌打了半夜的牌。』說到這兒，回過臉來，突地對桂芬說，『小妹妹，這就是我起遲的原因了。』

桂芬不加意地望了她一眼。

『慧鳳，那個人行爲很荒唐咧！』秋英說。『你要提防他。』

『怎麼荒唐法子？』

『他本是有了妻子的人，可是他依舊今天你明天她地在外邊追逐女性，玩弄女性。』

『然而他倒也很聰明哩。』

『他是會討好女人的好手。』

『一個現代的年輕人應該是這樣的。』

這時候，桂芬並沒注意及她們的話，她仰着頭，默默地不知在想着什麼，大概是算學題目吧——確切點說，或者是幾何題目吧，你看她不是正用指頭蘸蘸茶杯裏的水，在桌上畫了好幾個的三角形嗎？

(三)

第二天早上——或一個星期一的早上，很早很早，從裁縫那兒送來了兩件新做成的漂亮夾衫，因為，這季候又到了春天啦，山都披上新裝，樹木也都披上新裝，一個年

輕的女人能夠缺掉嗎？

當衣裳送來的時候，慧鳳還正在作着美麗的夢，起先被粗魯的張媽喚醒，告訴她衣裳送來了，她還發脾氣拉，她罵她太不懂事了，送來件把件衣裳，也值得那麼大驚小怪嗎？可是不一會她的氣也就平了，因為，她想，率性就起身，試一試新裝，合身不合身吧。

事實上，正實的春天，還待一待拉，這時候透骨的寒風還沒盡然的跟着冬天同逝咧，這麼大早不套絨衫，不披棉袍，却穿起單薄的夾衣來，就不覺得寒冷嗎？然而，要知道，一個年輕的聰明的姑娘要是為穿漂亮的衣裳，喊一句冷，那真是多麼傻！

像一個優伶在化裝室裏準備上場似的，對着一條長鏡子，她盡力地裝扮，上自頭，下至腳，弄停當了後，纔把新衣一套套地試了，她覺來後穿的一件淡黃色上顯粉紅絲的最滿意。她並且對着鏡子，一回兒笑，一回兒嘖，一會兒立，一會兒坐，做着種種色色的表情。

就在這時候，突地裏房門上突突的響起來。她從鏡子面前回過身來拉，她說，「進來。誰？」

門推開後，一隻光亮亮的黃皮鞋，先跨了進來，接着，整個的一個穿着半舊西裝的瘦長的身材，完全就現在她

的面前了。

『啊，你？我的……』她把手送了過去。

『這一早，打扮得這麼漂亮，預備那裏去嗎？』手與手相互地緊握着。

『不到那裏去呢，一平。』嬌媚地。『試試剛做好的新裝啊。這顏色和樣式你覺得怎樣？那兒還有一件麥綠的，然而我不喜歡那一件哩。』

『姑娘，任你穿什麼，都是美麗的，就是不好看的衣裳，被你穿上也變好看了。』

『又來了，誰信你。』故作生氣的樣子，從所謂一平者的手中，撤回了自己的，接着，她輕輕地扯了扯，腰身，嫵媚地一笑。

『鳳，我特地順便來報告你，我和那討厭鬼的事，今天九點鐘是第二審的時期。鳳，我很憂愁，我一定會敗訴，因為，已經經過偵查，我所虛構的請求離異的理由，將被宣布不成立的。』皺着眉心。

『唔，你太不能幹，真會失敗嗎？』裝着微嘆。

『鳳，親愛的鳳，如果真的失敗，咱們逃，逃！』

『唔，這麼堅決的樣子，真是好孩子，可是……喂，一平，八點一刻啦，你剛才說九點是不是，那麼你應該

趕快去。以後事商量的機會多啦。

『那麼，鳳，下午我再來，我要向你報告結果咧。』說完就忽忽地離開了這兒。

『我會那麼懂得至高無上的愛，死心塌地地跟他逃？』等一平走後，她獨自咕噥着，接着她哈哈地大笑起來。

○ ○ ○
依舊是上午，十一點左右，慧鳳正躺在軟綿綿的沙發上，翻看着一冊電影雜誌的時候，昨天來過的林先生又來拜訪了。慧鳳居然以這位還是第三次見面的客人看做很夠交情的朋友，她竟很大方地在自己房間裏接見他。

玩了一陣子客套之後，林先生很關心地不知怎地又提起了秋英們來。

『昨天你的貴友們什麼時候走的？』

『哦，蜜絲陳和還有一位嗎，三點才走。』

『哦哦，蜜絲陳談到我嗎？我們是很近的親哩。』

她會得他的意，她知道他是怕秋英說他的壞話，一定的。不錯，秋英確不客氣地批評他過，可是百面玲瓏的慧鳳，會依樣畫葫蘆地複述出來嗎？

『是的，她會談到你。』『她含笑着。（當然，林先生心會在卜東卜東地跳。）』『她說你是多麼聰明，多麼善於

交際。她還說啦……』故意地一頓。

『還說什麼呢？』焦切地。（心是跳得更可以在吧。）

『她說，林先生很有點像——』她抿嘴。『像明星——電影明星考兒門。真像，我也覺得尤其林先生的下巴像。哈，咯咯咯咯。』

林先生也釋然地跟着笑了。

『慧鳳小姐，今天我特地來邀你去午膳，不知肯賞光不呢？午後，率性盡一日之興，到電影院去逛逛，小姐有工夫沒有？』

『林先生這麼客氣，怎敢不奉陪呢？』

(四)

下午，一平果真又來找慧鳳，可是慧鳳正在黑洞洞的電影院中混着時光啦。他碰了一鼻子灰，祇好向後轉。

他早上猜測的沒有錯，他完全失敗了。

晚間九點，他又來找慧鳳。很欣快的模樣，不像早上以及下午來時眉心縮着。

慧鳳巧巧剛回來。

『鳳，那件事完全失敗了。可是有着意外的發展啊。』

『唔，意外的？』若不關心者然。』

『回到家裏，那討厭鬼不知去向，留了一封信給我，大意說，雖然她在訟事方面得了勝利，但她知道我的心，她仍是無法抓住的，所以她依然走了。這不是意外的發展嗎?!萬歲啊!!!』

她在褪着高跟鞋，沒回答什麼。

『鳳，親愛的鳳，我整個的生命!』他促住她正要脫第二隻鞋去的手。『我的要求，你可以在這時候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了吧。』

『不要麻煩我，我今天很疲倦哩!』慧鳳裝着倦態，容我再想想還有別的阻礙沒有，再答覆你。』

『鳳，不要再延長我的焦切吧。』

『今天我實在倦極了，我幾乎沒有仔細考慮事物的能力了。你先去吧，而且不必天天跑來，我一聲仔細地考慮好了，我就寫封信來通知你好不好。信我的話吧，不然我會生氣了啦。』

他不忍逆她的意，他堅忍地都依她，於是真就站起身來走了。

熱鍋邊螞蟻似地，沒有一天不是在焦苦了的盼待中，度着生活。

四五天後，果然來了信了，簡單地寫着：

一平：

你對於我的熱愛，真叫我多感動喲。我真一百二十萬分的願意接受你的要求，可是媽媽作梗，她反對，她哭阻我。你知道媽媽是祇有我這一個孩子的，我和她真是相依為命的，怎能拂逆她，忍心拂逆她呢？

於是我對於你祇好抱歉地拒絕你了，可是我的心是碎了，片的碎了！

原諒我吧，一平。倘使有來世的話，那麼，我虔誠地預祝我們的來世吧。祝你

步進！

慧鳳×月×日

他抓着信在開始顫抖起來，同時，半意識地他回頭向房間裏掠視了一陣。他覺得心裏像失掉一件什麼似的空淘淘，這房間裏，也像走失了些什麼……

三月十九日燈下

無名文藝月刊

創刊號出版預告

(無名文藝旬刊同時恢復)

要目：

創 豐收 沒有爸爸
 作 垃圾 巷戰
 小 雁 巷戰
 說 雁 巷戰
 翻 賭 巴加
 譯 賭 巴加
 詩 賣唱者 我記着你 電影的素描

預 全年三元五角
 半年一元八角
 定 (郵費在內)

徵求社友

本社歡迎無名作家及一切愛好文藝者加入為社友，概不收費，章程函索，附郵即寄。

無名文藝社啓

葉紫 黑嬰 烏西 劉錫公 賀一之 宋琴心 後津主 綠意

小品 精緻防飢 審問 闖進人寰去 狗

書評 「她是一個弱女子」 關於「回憶」

內容豐富不及細載

形式：十六開本，銅版紙封面

頁數：一百廿餘頁

陶濤 錦心 宗廉 幸桂榮 陳企霞 君

優待辦法

- 一、凡在五月卅一日以前預定本月刊全年者，概行贈閱旬刊。(社友全年，非社友半年)
- 二、定費九折，社友八折。

社址：上海法租界白爾路餘慶坊十七號

手 槍

宋 錦 章

母親的笑意，在她的臉上，飛過了一下以後，嚴肅的神氣，又復爬上了她的臉，那神氣，震撼着她兒子志明的心坎，他的心坎，止抑不住的捲起了一陣微弱的顫動。

眼睛，從母親臉上，閃下來，一百八十度的弧形，在房內，轉了又轉，感到壁上的光亮，在漸次的褪去褪去而黯淡，黯淡下來，要是不在這太陽藏匿於高聳的立體建築物後面的大都市中，這時候，一輪帶着含羞的臉而將要躲入地平綫的燻紅了半天的火球，他想，定然會射進他的視野。

視線復從漸次褪光的壁上，轉回到母親的臉上，凝望着，想在她的臉上，讀取這次她召見他的用意似的。

——志明，你那離家時帶走的手槍呢？

婉柔的喉音，突然，劃破了這靜寂的空間，盪漾進他的耳管。於是，三年前一段慘苦的劇面，給這疑問，引上了他的腦膜，鼻子感到了一陣遏止不住的酸，淚，泉般的，奔瀉下來。

三年前。

是春天，百草綠遍了地，桃花紅透了樹梢的春天。

在家鄉的一個中學裏，志明擔任着英文的教課，一星期九小時的課程和六七十本的卷子，自然疲倦不了他那健壯的身子，而且遠芳施給了他無盡藏的慰藉。

遠芳是高一的女生，雖只十六歲，爲了她具着特異聰穎的天資，一次一次的試驗，她都做了那一級的冠軍。再，爲了她幹練活潑，又被選爲全校學生自治會的主席。

她有着如黑海潮浪般的秀髮，也有着兩顆寶石般閃爍有光的珠球鑲嵌在她那副可愛的臉貌上，更有那兩片時隱時現而時時惹動志明平靜心湖的笑靨。

每晚上，當志明的寢室中，剛閃出燈亮的時刻，遠芳的笑臉，會必然的擺在志明的面前，兩片笑靨，塗上了燈光，自然是越發美艷。她那苗條的身軀上緊裹着的那件水綠的袍子，在燈光下，也耀出了更鮮艷的彩色。

手裏，終是那麽一册英文課本。

——志明先生，又要煩擾你了。

遠芳步進他的寢室，這一句慣例的話，從她兩瓣鮮紅的唇皮裏滾出，接着，一對閃光的星球，向寢室的週遭打轉了一個弧形，重復耀上他的臉。他照例的略一領首，笑容也堆滿了兩頰。

坐在預放在他旁邊的籐椅上，她翻開那雪白的頁子，蟹行的字，便躍進他們的視野，低微的念聲，然後從他房間的每一個隙縫裏漏出。

情火，終于熱烈的燃燒了，行動也漸次的雙方都失掉了拘束。「師生戀愛」，開始黏上了一部份學生的口，鄙夷的眼光，也冷箭一般的，一簇簇，時不時的射進他倆的心窩，似乎說，教師和學生，是不該相愛的。

「多麼不合理呀！多麼不合理呀！」志明的內心，時時鼓噪起這樣的吶喊。

桃花開始一瓣一瓣的殘落了，近河的桃花，且逐着水流，很迅急的流去，他倆的愉快，也很不幸的，隨着桃花的殘落而開始幻滅。

愉快的幻滅，是開始在一個太陽的餘輝，耀在西天，燻黃了那天的一角的際候，那時候，綠衣人給志明遞來了

一封信，那信竟是那麼簡單：

志明先生，

遠芳是我的未婚妻，你愛她也沒有用呀！

現在限你三天內離開這縣，表明你的心跡，否則決
以手槍對付。 黃季忠

如青天飛來了霹靂，幻夢，擊得如平靜的湖心，拋過了石子一般的粉碎。以前，也聽見過遠芳是訂過婚的，這時分起，證實了一切，但，未婚夫用威嚇的手腕，逼迫他離開縣境，在他，是認為何等恥辱的事呵！

擦上一根火柴，燒，那封信，便立時，幻變成幾隻灰色的蝴蝶，在他的寢室中盤舞。

那晚，很匆急的，回了那離校四里路遠的家。在家中，于不安的情緒中，宿了一夜，第二天，私自取了父親的手槍，重復進了學校。

無異臨了陣，似防備敵人的襲擊，沒有一秒鐘，有着安閑的情緒，手也時常摸上那佩在身旁的手槍。

時間的逝去，也突然緩遲下來，似螞蟻的走，緩遲得使他焦急發怒。

三天的度過，似乎過了三年。

第四天的清早，天僅是泛着魚肚色而沒有放青，他已

從失眠的昏迷狀態中，清醒過來，瞧見那紅綠的厚玻璃窗上，一個黑影在移動，移動。

又瞧瞧檯上的鐘，短針指在5和6字的中間，一個猜疑，刻上他的思綫：校役這時候不會起身，至於教職員和學生，最早七點鐘，才能離開他們的床。

「一定是遠芳的未婚夫黃季忠了」。

便輕輕的下床，輕輕的走近那玻璃窗，輕輕的拔出手槍，帶着惶恐，向那黑影，射了一槍。

砰，接着，豁浪浪，是碎玻璃掉落在水泥地上的聲響。

一陣風，房門開了，一個倒躺在水泥地上的不相識的男子，映進眼簾，他在呻吟，血已染遍了他的右臂，右手中握着手槍。

那男子的眼，這時，耀着兇惡的光，瞪着他：

——我是黃季忠，你聰明，先下了手，好！如果你是真愛遠芳的話，請你永遠不要離開這縣境，待我臂上的瘡口痊癒了時，再和你決鬥！

空氣，如吹足了氣的氣球一般的緊張。

睜着驚惶的眼，伸着長長的鬚子，教職員和住宿的學生，這時，也都圍集攏來。

便在那天，志明辭去了教職，遠芳也沒有知照志明竟失了蹤。

志明家的東西兩個花廳，幾天內，都擠滿了親戚朋友，苦勸着他離開這縣境。自然，他是不能依從的，一方面表示真誠的愛着遠芳，另一方面是不甘示弱。父親和母親，爲了他的不從勸導，甚至幾次的彈下淚滴。他們終以爲他和黃季忠的決鬥，會危及他的生命。

一星期，在這樣煩囂的空氣中，他度着不耐煩的生活，結果，爲了受不住親友熱誠的勸告，佩了手槍，離開了家鄉，向那遠處飄泊。

——志明，手槍呢？究竟在那裏？又是母親柔婉的聲音。

緩緩的，抬起他這時沉重得如裝進鉛塊樣的頭，他覺察着母親的眼眶上，也已糊上了一層淚水，於是，他的淚，益發湧急的流了。

終於，澀聲地，敘述了他在漂泊的途程中，如何感悟了自身前程的遠大，如何感悟了爲這事而決鬥而犧牲的無聊，又如何毅然決然地把那手槍拋進那黃浦江的濁流。

——而且，遠芳失了蹤後，杳無消息，所以，我不預備再和黃季忠決鬥了。最後，他把這手槍的事，這樣地作

了一個結論。

——遠芳恐怕永遠找不着的了。至於你的親事究竟怎樣？訂了婚的那位姓呂的，爲什麼又解了約呢？

母親儘發些那樣不能一言解答的問題，他猶豫了下，便抽出了他答案的絲線。他那離鄉後一段簡略的羅曼斯史跡，便不得不掛上了他的唇皮：

——那是一言難盡的事，自從離開了家鄉以後，我便決心不再回那幾百人苦勸離開的家鄉。也算天全我志，在您給我的五百元快要用盡的當兒，幸運的，闖進了現在供職的官署，一個人所掙的薪水，只供給一個人用，當然，我過着優遊的生活。但，我時刻地思念着遠芳，只要一翻開英文的書報，我常常的想起她而會流滴下淚水，所以這幾年來，我不敢翻看英文，英文也是荒疏得可以了。再講到那官署，那時候，女職員，有着十多位，爲了我性情易於接近女性的便宜上，半載的時間，都成了我至好的朋友，快樂又爬上了我的臉。但我這個人，似乎不配快樂樣的，正當這快樂的時分，竟捲來了女性間的互相嫉妒，和男性的造謠，我的處境又難能泰然了，一舉一動，要伴着思考，一言一語，也不敢隨便，我又感到了痛苦。那時，我對於終身伴侶的選擇，是定上了許多標準的，那標準，只

有遠芳是兼而有之，女同事呢，不容說了，總之，沒有一個如遠芳那樣的女子，自然我無需乎在她們中的任何一位，施用我的熱情。事情，時常是出乎意料外的，那意料外的事情，也在那時光降到我的身上，那是她們中的三四位，間接的，也有直接的向我談起了婚姻的問題，這不是出我意料外的事情嗎？您想，我該怎樣答復呢？不答應吧，似乎下了對方的面子，答應吧，又違反了我的志願，而且承受了誰的要求好！在無辦法中，我便捏造我已訂了婚的消息，她們對我的高度的希望，便不能不從喜瑪拉雅山上打落下來。以後，她們中沒有嫁的，漸次的和別個男性接近，而對我疏淡了。但也時常和我鬧，逼着我，要索看我未婚妻的照片，這真是一件難事，沒有未婚妻，那有照片呢，我便托詞來延宕，可是延宕不了，她們仍是一步緊一步的催索，沒有放鬆絲毫的可能性。有一次給她們催急了，我急中生智，把遠芳的相片，給了她們瞧，說，那便是我的未婚妻，自然，遠芳那可愛的面貌，閃光的星球，魅人的笑靨，博得了她們的讚賞，但也有一兩個的嘴角，往下沉幾沉，表示着鄙視的。幾天以後，再要翻看遠芳的相片時，那相片已破壁飛去，失了蹤跡，這是怪我箱子時常不關好的過失，至於，這相片的失蹤，自然是她們中的一

位，取了去的。以後費了許久的時間，耗了很多的精神，終沒有查詢到那相片的所在，這是我生平最懊喪的一件事。

——以後，她們先後的一個個出嫁了，深深的悔意，嚙住了我的心，我真不該一個個拒絕了她們的好意，否則，不是很早的結了婚嗎？在深深的失悔中，我又開始踏上了另一條道途，開始和一般人認為卑下的女性接近，請您恕過我，我只當她們是人，我不知道卑下不卑下，我想從她們中尋覓我的所愛。可是，那些女性，都爲了生活的煎熬而異常忙迫，既沒有上進的機會，還染滿了社會上的一切惡習，距離我的理想，太遠了，令我失望，失望，萬分的失望。

——這樣，已費去了我兩年的光陰。

——我們的官署，突然，換了長官，裁下了一大批的職員，女同事差不多都裁了下去，有許多跟着他們的拖兒離開了南京，您懂嗎？拖兒便是丈夫的別稱。我便掉進了更寂寞的深潭裏，再沒有女性來慰藉我了。『千揀萬揀，揀到一個龔子瞎眼』，許多朋友這樣勸我盲目的隨便的娶一個吧！我也嘗在深夜思索過，如遠芳那樣的女子，在這世界上，恐怕是找不着了，如果決心找，也會使我一輩子失望，還是盲動一次吧！最後，一種盲動的心理，漸次在

我內心中成熟，不管怎樣，且盲動一次吧！再根據經驗，在求學中的女性，多半沒有染着社會上的惡習，而且可以如我所願的使之上進，根據了這樣的決心，便托了我所最信任的朋友從學生中去找尋，結果，便是找到了那位姓呂的。她是一個初中的學生，據朋友說，她是很有爲而且一切都值得欽佩的女子，先見了幾次面，她便提出了訂婚的問題，我不敢那樣任意的應允她，說，這是終身大事，雙方應該慎重，雙方應該作長時間的考慮，不過，她依然是頻頻的催逼，介紹她的朋友，也屢次在我面前保證她的一切。我想，再不能如以前那樣的拒絕人了，而且介紹的，是我最信任的朋友，便這樣任意的訂了婚。在我寫信告訴您的信中，不是說她很好的嗎？誰能料到，訂了婚後，她開始在我的面前，誇耀她的富有，今天說，甲君借了她幾千，明天說，乙君又挪了她幾百，如果她身上塗了金的話，或許會當衆脫盡她的衣服，赤裸裸的顯示她的金身，誇耀她的富有吧！我滿肚子鼓脹着氣，很倒霉的訂着了一個拜金主義者的女子，而且她當作了我和她的訂婚，是爲了她的富有，簡直給予了我莫大的污辱。您想，如果我要娶一個富有的女子的話，富有的女子，在家鄉中，不是隨手可拾嗎？以後，又談到了結婚的禮物，她說，依她的家况

，禮物應該上幾千，因為我是一個有為的青年，特別減省，幾百也可以了。啊，我真忿火中燒了，要不是我涵養好的話，早把她一拳一脚踢了出去。您想，如果我是同意於這樣的買賣婚姻的話，我可以變賣我應分的不動產，那麼，上海最摩登的女子，也可買上幾個，爲什麼要單單買她呢？這一種忿怒和不快之感，以後，天天盤旋在我的心頭，我便不容情的，對她說起了我是個窮光旦，窮得家徒四壁，如果一旦沒有了職務，便會餓死，她下意識地，只是笑，依然沒有明瞭我說這句話的用意。以後，她還停止了求學，專向墮落的途上走，狂賭，狂逛，……香烟也離不了她的口，勸她，她說：『父母且不能管，你能管我嗎？』您看，這樣只知墮落而不可理喻的女性，我以爲只配做男子洩慾的機器，「有爲」？「一切都值得欽佩」？什麼話，簡直一切都可鄙棄吧了。我真悲痛我的遭遇，我不明白，我爲什麼從最信任的朋友手中，竟得到這樣一個無聊的女子。

——之後，她提起了結婚的時間，「沒有錢」，作了我唯一的拒絕的理由，她才知道我對她又有了棄意，使用盡了威嚇的手腕，來威嚇我，甚至想用那莫須的「重婚」「遺棄」……等的罪名，加諸我的身上，啊，她的卑劣，更

使我洞悉無遺了。母親，假如我當時和遠芳結了婚的話，這時倒構成了「重婚」的罪，再假如她沒有狂賭狂遊而不聽勸導的行爲，在法律上，也成立了類似「遺棄」的過失。但以後，她懼怕誣控的罪吧！終於無條件的雙方解了約。一個無聊的女人，這樣的離開了我，我才深深的舒了口氣。您想，這樣的女人，配做我的終身伴侶嗎？實在講，連做我的朋友，也是不配。

——總之，在這幾年中，對女性的交遊，都是失敗了，這些失敗的歷史，如果我會寫小說的話，可以寫上幾部，可惜我不會寫，很好的小說材料，在我的記憶中，在漸次的談下去，談下去，恐怕將來，會全部湮沒吧！

聽趣味的故事般，母親竟凝神的諦聽着他的敘述，當他敘述到這裏時，很得意的又展開了她慈祥的笑臉，而且從她的口袋中慎重的掏出了排列着六個熟悉的女性名字的一張紙。

聲音，又從她的唇皮裏漏出：

——爲了你的思想，常常不聽我的話。現在你聽我一次話吧！志明，看在你生你的母親的面上，聽我一次話，只聽這一次。

——什麼話呢！

——那便是你的婚事。你知道，你的婚事，是不能展緩了，你外面既找不到相當的，那末這張紙裏，選擇一個吧，我這次召見你，便想解決這件事情。

他幾乎又溜下淚來，但終于忍止住了。

——婚姻問題嗎？不滿您說，我又立下了那從前的志願，我將盡量的吸收女友，從女友中選擇出如遠芳那樣的女子，如果選不到的話，寧願終身不娶，不再自動了。而且，我認爲重要的，還是那目前的局面，您看，日本軍，一步步的在殘殺，國內的戰爭，也是沒有停止過一天，民衆在這雙重的壓迫下，都將淪入滅亡的一途，您再看看，每一條馬路上，向那雙重壓迫下的民衆瞧，所瞧到的，是什麼，大多數是勞苦的或貧窮的羣衆。要除去這種瘡痍滿目的現象，自然是青年的責任，但請您再瞧瞧，青年大半是自甘沒落的睜着眼，在踏進墮落的陷阱，有幾個在努力？！在幾個在奮鬥？！

——爲了這，我是非努力不可了，非奮鬥不可了，只要一個青年能努力奮鬥，便有許多青年，男的或女的，同樣的會跟着他努力和奮鬥的。我現在已認定了目標，正從四五條路上進展，每一條路上，都站着許多女性，在我的努力中，我深信，最有爲的青年女性，如遠芳那樣的，或

許會來援助我，成全我的志願，而結為終自伴侶的。

母親，又展開了她的笑容。

電燈，也突然亮了起來，把滿屋的黑暗驅走了。

這是一個朋友的事實，那朋友要我把他的事實，寫成一部長篇小說，但我那有空吧！只抽了四小時的時間，很簡略的寫成這麼一個短篇，請那位朋友原諒我吧！

作者

譯成外國文之中國小說 (彳亍)

中國小說譯成外國文的，舊小說以「今古奇觀」及「俠義風月傳」為最多，法德英日俄意等均有幾種不同譯本。新小說則要推魯迅的「阿Q正傳」了，英俄法德日均有譯本，茅盾與王獨清輩作品次之。

(彳亍)

樊 旦 姑 娘

原名：A gentleman friend

柴霍夫作 盛煥明譯

嬌麗的樊旦，或，在護照中被稱為：「尊貴的公民娜絲泰，顧納夫金，」住在醫院裏，感到她自己的處境，是遠不如前了：她與外人斷絕了交際，並且囊無一文，叫她怎麼辦哪？

第一件事情，她就到當店裏去，當掉她首飾中的一個嵌藍寶石的戒指，他們給了她一個盧布的代價……但，一個盧布，又夠拿來做什麼用哪？你既不能拿這點錢去買件新的短外套，又不能買到頂大帽子，或是購到一雙古銅色的鞋，但是沒了這些東西，在她是有着不穿衣服樣的感觸底，她覺得連豬狗都在譏笑她樸素的衣裳，穿着問題佔據了她整個的心靈；寢食問題都沒有像這樣的困了她的心。

她自思「要是我能碰到個闊朋友，那末我可以借得點錢……我知道他們沒有一個會拒絕我的。……」

但是沒有碰到她熟識的闊朋友，雖然，在俱樂部裏，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他們，可是像她穿着這猥褻的衣裳，又沒有帽子，他們是不許她踏進俱樂部的，叫她怎麼辦哪？

經過長時間坐立不定的猶豫之後，樊旦決意實行這個計劃：直接到幾個闊朋友家裏去借錢。

她默默地想着究竟到那些地方去：「米夏是例外的，他是結婚過了的人……那紅頭髮的老頭子，現在又還在辦公室中……」

樊旦想到了牙醫費克，一個改教的猶大人，在六個月前，曾送她隻錫子，在德意志總會某次夜宴時；她會敬過他一杯啤酒，想到費克，她心裏又怯懦又高興。

「他一定可以借給我，只要在他家裏，我得找到他」在路上，她這樣地想：「假使他不肯借，我要把他家裏的燈全打破。」

在她未進牙醫室之前，她預先想定，當時的態度和策略：在奔上樓梯時，應該笑，衝進牙醫生的門，就開口問他借二十五個盧布，不過當她觸到門鈴時，她胸中的計劃，好似都不見了。樊旦開始感到畏懼和失措；一切都越出

了原來的路，在宴會時，她是胆大無忌的；但現在，穿着普通的便衣，她覺得自己是處于一個陌生人向人家求恩惠似的境遇中，一定要拒絕走進去，於是她立即感到自己的卑微，心裏又羞又怯。

「也許他現在心中已經沒有我這樣的一個人了吧？」她想到這兒，幾乎無力再拉鈴了。「我怎麼能夠穿這種像女工和乞丐樣的衣裳見他哪！」

她猶豫地響着鈴。

她聽見腳步聲近了：是門房。

「醫生在家嗎？」她問。

現在她所希望的是門房說聲「不在家」，但是門房把她領進去，代替了這回答，幫她寬了外衣，她感到樓梯的宏華和莊嚴，最燦爛耀目的要算那面鏡子了，她看見裏面有一個襤褸的人，沒有漂亮的短外套，沒有頂大帽子，也沒有古銅色的鞋子，樊旦覺得她自己現在低卑得像個洗衣女人和縫紉女一般！她感到恥辱，胆大不羈的本性，都因之消失了，在她心裏不復相信自己是樊旦，而是早先的娜絲泰，顧納夫金了。……

「請進」女僕指示她走進牙醫室，「醫生就要來了，請稍坐一下。」

樊旦倒在一張輕柔的靠手椅上。

「我要向他借，」她想：「這是絕對正當的，因為，總而言之，我是認識他的。只要那個女用人能走開，我不願意在她面前開口，她站在這兒幹嗎的哪？」

五分鐘後，門開，費克走進來，他是個高黑的猶太人，肥頰，凸着眼。他的雙頰，眼睛，胸脯，身段，都養得很好，長得使人起惡感。在俱樂部中，或是在總會中他總是喝得爛醉，同人家開起玩笑來雖勞不怨，（樊旦剛想表示態度時，他把舉得比頭還高的酒瓶向嘴裏傾倒，他單調地笑着，對她揮着手）：他表現出一種乖僻而蠢愚的態度，像是個嚴厲而多禮數的警長似的，彷彿還在反味點什麼東西似的。

「我能給你做點什麼事嗎？」他的眼不注視着樊旦，這樣地問。

樊旦看着女僕莊重的面色，和嚴肅的費克，他們儼然都不認識她樣的，她赤顏了。

「我能給你做點什麼嗎？」醫生帶了輕怒重復地問。

樊旦含糊地答：「我有點兒牙痛。」

「哦！……那一個牙齒痛？在那裏？」

樊旦記得她有一個牙是有蛀洞的。

『在裏面……在右邊的裏面……』她說。

『噤，……張開你的嘴。』

費克蹙了眉，忍住呼吸，開始檢驗她的牙齒。

樊旦假應道：『是的。』

『是否我要提醒他呢？』她惶然，『他一定能記得我，只是這個女用人……她站在那兒幹嗎的哪，』

費克對着她的嘴像機器樣地喘了口氣，說：

『我不希望你再把它保持下去，無論如何是不值得保留下去。』

探索之後；樊旦唇和牙肉，帶給煙熏污了的手指味，醫生忍住呼吸，把一點冷的東西放進她的嘴裏，樊旦驟感到一種尖銳的痛楚，大叫出來，捏牢了費克的手。

『不礙事，不礙事，』他含糊地說着：『你不用怕！這個牙是於你沒用處的，無論如何……你應該放點勇敢出來。……』

他那給煙熏污的手指，沾滿了血污，把一個牙放在她眼前，女用人過來把一杯水，放在她嘴巴邊。

費克說：『你回家的時候用冷水嗽嗽口，便會停止出血了。』

他站在地面，用着這個人希望她甯靜地走

開的樣子。

她說：『天氣好哪』反過身來徑向大門走。

費克用着諷刺式的口音說：『啊！……我的診費怎麼樣呢，』

『啊！……真的』樊旦想起後，紅臉啦，於是她給了猶太人那個當戒子而得的盧布，當她走到街上時，她覺得比從前都感到可恥了，但她現在所引以為恥的，並不是貧困，並不是沒有一頂大帽子或是少件短外套。她在街上孤步着，吐着嘴裏的血，憶起自己的生活，她悵然，乖舛的命途，忍受人們的輕蔑，怕至明天，下星期，此生，至死而無已。

『啊！這是多可怕的事情呀，天哪，多可怕啊！』

雖然呢，第二天她又到俱樂部去，在那邊跳舞啦，她有了一頂很大的紅帽子，一襲時新的短外套，以及雙古銅色的鞋子，並且她是給一個從嘉山地方上來的年輕商人帶出去晚餐了。

5.1.22.在七中

孩	子	底	心
---	---	---	---

盧葆華女士

沒有一秒鐘，那孩子的形像，會從我的腦筋裏幻滅過，爲了他是一個在黑暗中的追求光明者，也是一個在痛苦中的掙扎者。

他是個七歲的孩子，是無父的孤兒，父親從沒有愛過他，一歲的時候，母親也離開了，飄泊到江南，他便孤另另的。被帶在那黔蜀兩省的路途上，哭泣，掙扎，痛苦嚙着他的心，是怎樣的可憐呵。到了童年，他每天每天看到那學友們的母的愛撫，時常想到他自己的身世，擒着眼淚，淒聲的問他底祖母：

『祖母，我底父親爲什麼要死？』

『我底祖父爲什麼要上天國？』

『我底母親又爲什麼要飄零到江南呢？』

『你爲什麼這樣問呀！人類還不能戰勝自然，世界醫學家還沒有發明不死的良方，所以，你底祖父和你底父親，便不能不撒下可愛的一切而長逝了，……』

『你底母親是爲追求人類的光明，還留戀着那文化中心心的江南。』

『她回不回來？』

『回來自然是要回來的，不過她說：要有光明的那一天！』

『祖母！光明的那一天，是怎樣的呢？現在也不是有明亮的太陽麼？』

『她說的是人類的光明！』

『人類的光明？！祖母！我不懂，先生沒有這樣告訴過我。』

『我把你母親給我底信拿你看看吧，你看得懂嗎？啊！她是如何熱烈的說到人類的光明呀！』

一個七歲的孩兒的心，縱橫的受到了多少的傷痕，他逐漸的看到人間的殘酷，他想着母親。

在學校裏，有一天，他輕輕的問他底先生十二分神祕似的。

『先生！人類要到那一天才有光明？』

先生睜着一雙驚異的眼，凝視着他，一時答不出話來，這孩子的思想，是如何的可怕呵！他爲什麼不問別的話，偏問起人類的光明！這是愛羅先珂發的愚問吧！

『人類現在就光明的！』終于先生隨便的答了一句。

『先生！你騙我！如果人類有光明，我底母親就回來了！她現在還沒有回來愛我呢？』

『唔！』先生是茫然了。

他是可怕的凝視着先生，默默的，默默，不再說話了。

『明天就是人類光明的日子』，先生的另一個答語。

他那細小的手，把先生的手捏了一下，憂鬱似的走開了，他等着明天，明天是人類光明的日子呵！

第二天是朝陽初上，天氣清和，他快樂地向他底祖母說：

『母親今天一定回來。』

『……』他底祖母微笑着，沒有說話。

這一天，他等着，從黎明等待到深夜，還不見她底母親的回來。于是，傷心的哭喊，震徹了靜夜。

譯成中國文外國小說

外國小說譯成中國文的，最早聽說是林琴南譯的「黑奴翻天錄」，最受歡迎則為「茶花女」，（民國初年取材茶花女的「新茶花女」劇本，風行各處，）最廣銷路則為「茵夢湖」，（據調查茵夢湖各種不同譯本已銷十餘萬冊，）最多譯本則為德國雷馬克的「戰後」，有楊昌溪等種不同譯本。

（行于）

玲 玲

王婉容女士

……小姐，你還是走開的好，這裏太髒了，雖然你是站在這兒不過一下呵！小姐！這兒是丫頭的臥室，你留心，老太太知道了生氣，出去吧！請你不要說我在這裏流淚，今天是小寶寶生日，我真不該哭。但是，我自己也禁不住哪！噫！小姐！怎麼你的眼皮紅了哪？何必呢？爲了我麼？是不是你同情我哪？不，你是高貴的小姐，我是貧賤的丫頭，你是犯不着爲了我傷心的，犯不着…唉！我今天真不該在你面前這樣地放肆，好小姐！原諒我吧！要是你不嫌我的床髒，那末請你坐下來吧！小姐！你從來沒有把我當下人看待，我是什麼都不瞞你的。

小姐日子過得真快哪，我來的時候，小寶寶還沒生限，今天已經是他三歲的生日了，哦不錯，那年我賣到這裏

來，還只有十一歲，今年是十九歲，來了足足有八年了，我來的時候比那張紅木的飯桌子高不了多少呢，現在經像水仙花樣地長得顛蓬蓬的了。我記得那天爸帶了五十塊錢回去，我恰巧在廳媽臥室裏換衣服，我來的時候穿的是一件青布的短襖青布褲子，腳纏得像菱兒似的，現在那套衣服還藏在我箱子裏呢！我一瞧見那套衣服便覺得怪難受的。——我換了衣服走出來，不見了爸便四處去找，大廳裏，書房裏，廚房裏，院子裏，什麼地方找遍了，只不見有爸的影子。只有許多不相識的人對着我笑，我不敢問，只是大哭大嚷，笑的人却笑得更起勁了！我還記得呢！小姐！那時候你穿的是一件水綠色的棉襖，拖着兩條小辮兒，走過來，給我兩顆密棗，我那裏懂得這是好吃的，又不懂你的說話，便把它擗在地上。

後來也漸漸地慣了，你們的說話，也有些理會得了，不過大家都叫我「江北因唔！江北有什麼壞呢？我們那兒並不壞，雖然不能像這兒樣好，不過，小姐，不論誰都是好家鄉的。我在這裏每天替老太太捶背裝烟，一有了空，便和你，還有伏侍少奶奶的翠翠，躲在廊下抹牌，或是爬樹尋鳥蛋，放風箏，或者到田裏找蠶豈葉兒做餛飩。那時候我真幾乎把家裏的爹媽都淡忘了呀！小姐！你還記得

四年前翠翠由她媽領回去的那會事麼？我爲了這件事，傷心了好多天，廚房的老媽子。嘲我「癩孩子；」捨不得伴兒，其實她那裏知道我心中的苦，好小姐！你是主子，你每天伏在少奶奶身上撒嬌多有福！我被爹媽賣了出來當丫頭，再沒有向媽撒嬌的份兒了，起初，我以爲世界上像我這類孩子多得很，服侍少奶奶的翠翠隔壁的秀姑，對門的阿巧，姑奶奶家的凝兒，都和我差不多的，但是我後來漸漸地明白了，我不但不好和你姑娘比，並且我也比不上秀姑翠翠，甚至於凝兒！我是什麼人也及不上，她們雖然也是丫頭，可是她們到了十七八歲都好回去的。並且她們的爹媽親戚，可以隨時來瞧她們，只有我是沒有這份兒了！的我連老家都沒有希望可以見到了！我的老家在海邊離這裏很遠，姑娘！你不是說過我漸漸地和你生刺了麼？怎麼不是，我自己覺得沒有福份和你玩呀！我妬忌你，可是妬忌有什麼用哪？你好像天上的月亮，我呢，我好像沙泥，沙泥隨便飛得怎樣高，總趕不上月亮的，我漸漸地懂得所謂世界了，這是什麼世界呀？姑娘，你和我差不了幾歲，同樣是一個人，爲什麼你是像月亮樣的嬌貴，而我又是好像塵沙般輕賤哪？我和秀姑翠翠她們，同樣是丫頭，爲什麼他們可以回去，我偏不可回去呢？這是多使人傷心哪！

唉！好小姐！你是不曉得的，我非但像一隻被幽囚在籠子裏鳥兒，並且——唉！小姐，我口渴得很！謝謝你給一杯水我喝吧！謝謝你！

好小姐！請你把我擺回去吧！——我不但是一隻被幽囚的小鳥，並且還不止這點呢！你知道那個姑爺家裏的男傭人敍福嗎？唉！我現在想着還害怕，他蓄了一頭長頭髮，眼睛血紅紅的！真怕人哪！以前他不是常到這兒來的麼？小姐！你知道他近來爲什麼不來嗎？是的，你一天晚專心在書本上，每年只回來一次，那裏管得了這些閑事，唉！小姐！我告訴你，那天你還沒有放學呢！敍福那個惡棍，給我一封信，我以爲是誰托他帶給少爺的，我便交給少爺了，誰知少爺一看就生氣啦！告訴老太太，把敍福叫來罵了一頓，並且以後不許他到這兒來，我起初不懂！後來少奶奶說那封信是敍福寫給我的，他以爲我認識字的呢！真好笑！我那裏識字？由此以後，我知道他對我不懷好意了見了他便想躲起來。但是他的心不死，雖然不敢再到這兒來，但是他老躲在巷口等我，見了我好像要把我吞了似的，我不敢回來告訴老太太，又不能躲在家裏不出門。

今天，唉！今天，老太太叫我送小寶寶的壽麵到徐家去，回來我經過道前街，我碰了兩個人，——呵！我真痛

心！是誰呢？當我在道前街的一家茶館前經過，有兩個人在賣唱，一個年輕的男子拉着胡琴，一個老婦人尖着嗓子唱，音調真清楚極了。我停住了步子，細細地瞧瞧那個老婦人：她的右頰上一顆很大的黑痣，小姐！你想她是誰？是我的媽呀！她還認識我呢！她究竟是我的媽，我究竟是她的女兒，雖然分別了這許多年頭了，我們還依稀的能認識，當時我真難受極了，又不敢和她們多搭話，只把徐家姑奶奶賞我的錢，買兩碗麵給他們吃了。我哥哥長得真高！媽媽却蒼老的多了，頭髮全白了，我心裏真難受極了！

還有呢，我還遇見對門棟少爺家的阿巧，她告訴我一個消息，唉！說來話長呢！前天張媽陪對門的四太太來玩，老太太和她們講起了我，老太太說：張媽！聽說你家雯雯已對親了，我沒有知道你還有一個這樣小的兒子，否則我把玲玲給你做個小媳婦，將來嫁了差喚起來多便當，路又近……」這是老太太一句玩話，一句現成話，誰知張媽信了真，第二天便回家，她化幾塊錢把那個養媳婦休了，今天陪四太太過來，又向老太太討我去，阿巧說：「剛才老太太想不答應，可是後來一想路又近，將來使喚起來便當，並且張媽已把媳婦休了！爲了自己一句玩話拆散人家婚姻是罪過的，所以老太太允許了！」唉！允許了哪！雯

雯是個傻瓜，傻透了，十八歲年紀，連五十個銅子還數不清，他十三四歲的時候，還在田岸邊拾了羊糞當豆吃，可是老太太允許了，剛才阿巧親自聽見她答應的，張媽那個黑良心的死婆子，快活得裂開嘴笑，唉！小姐！這是什麼世界呀？我是死定了，大家都在逼我死，我今天見了媽和哥哥亮也慚足了，好小姐！你可別爲了我難過呀！外面像是誰在叫？好好地拭乾了淚去招待客人吧！倘是老太太叫我裝烟，你說玲玲病了，可別說我在流淚呀！好小姐！你拭乾淚出去吧！今天是小寶寶的生日，我們不該流淚的。……

請 閱

徐州文壇唯一定期的文藝刊物
中國文壇劇樹一幟的新興雜誌

陳 燕 華
主 編

劇 詩

每逢月之十日出版
現已至二卷三期

定價：每冊五分全年連郵六角

社址：徐州大同街民生西巷

* (詩) *

* (歌) *

我想妳

聞 穗

我想妳，女郎：不單是此刻，不單是昨天，
過去的許多夜，許多年，
還有幾千夜的許多夢，
都來纏住我，像秋天的成羣的小濃蟲。

我想妳，像向日葵追慕着西天的落日，
藤蔓抓牢山畔的巖石；
又像一池死水的癡獸，
整日地籌劃着滿想抱住天上的雲彩。

我想妳，女郎：像一片爛荷葉朝着天心，

對雨露要新鮮的生命；
又像一支經冬的細芽，
伸出首來探望着摸索着春天的明霞。

舊 夢

楊晉豪

是迷漫着幽寂嬌妮的秋夜。
客廳裏的門窗關得密密地。
一盞油燈套着一個外黑內白
的紙罩，祇照在東桌的周圍，
與傍坐着的兩人——我和雪妹；
別處是密佈着迷黯的網帘。
雪妹，那燈光映着她底
長的眼睫和微亂的輕髮，
貓樣發光的黑大的眼珠，
粉紅的兩片滋潤如水的纖頰，
香息吹動的桃色的胸乳。

『雪妹！』這丫頭似有預感，
劈開我，兜着桌子逃避；
而我追，吓，這心血真熱烈，

終被我揪住，她是柔弱的。

『嘻嘻嘻嘻……』孩子是樣地——

投在我懷裏，而我吻遍

她底頰脣眼髮，于是我說：

『妹，我——我愛你——真真愛你——』

她面紅了，顫聲地：『我——也——』

但「格格……」側門響動，

老婆婆提進來明亮的燈光，

把這幽蜜的喜劇和熱情，

瞬即衝破而全部毀焚。

悵憾和憤恨把我催醒，

側轉身，向帳外睜眼一望，

是父親夜歸推進了房門，

已經捏亮了桌上的油燈。

八，十一，于江東橋畔。

後記：這是五六年前的夢，

這夢是幽默的，甜蜜的，

像墮在初戀裏；但可惜

這祇是一個夢。

木環與散沙

何迺黃

健全的鐵鍊，

抗力能負千鈞重；

要是夾雜了木環，

整條鐵鍊就無用。

一盤的散沙，

打不破靜寂的湖心；

要是結成了石磚，

便能擊起海洋波動。

木環象徵了中國的在朝領袖，

散沙象徵了中國的廣大民衆；

這樣的力薄！這樣的無用！

那能禁得起日本的壓力，

那能滅得了土匪的洶湧。

朋友！

我們應該做個健全的鐵環，

我們應該做個團結的石磚；

否則，
必爲重力震破，
必爲洶濤捲完。

四月詩抄

李夾人

一 罪

春的微笑
染遍了楓葉；
寒霜凍死了
四月的夢層。

丁香長逝了
去春的緋紅；
南風醞不成
第二次浪漫底夢。

時間的葉子上
悄悄地滑跑了青春；
一個靜穆底懺悔
補不完洞穿的心門。

骷髏的嘆息

留不下傷心的表記；

就是麻木的舌尖

也試出了人生的口味。

二 四月的黃昏

四月的黃昏，

慢步在環城路邊；

像蚯蚓，像幽靈，

又像一個流浪的鬼影。

祇有電線桿的零落，

陪伴着，永遠陪伴着

寂寞的，像秋天

一樣寂寞底心。

溪水的低語，南風的

暗泣樹尖的顫動，

引出了骷髏的眼淚。

像同情，像慘笑，

又像一個怕人的甯靜。

祇有影子的飄動，
遠遠地，模糊的嘴臉，
青春的黑髮，跳動了，
心，破碎的，骷髏底心。

露水，染溼了一雙，
僅只一雙失神的脚尖；
空幻的悵惘麻痺了
心地上癡狂的眷戀。
像幽靈，像鬼影，
度削的嘴唇，發出了
尖銳的，尤怨的，
一個刺人底嘆息。

月子的睡眠，惺忪地，
沉醉在淡雲的手臂裏；
透出了雲圍的，不是
溫柔的同情的，
一個關心底慰問。
像蚯蚓，像幽靈。

又像一個流浪的鬼影；
每個環城路邊的黃昏，
祇有一顆流落的，
沒有安慰的骷髏底心。

三 破碎

我愛上了丁香的美麗
在銀紅的四月天
像一個眷的紫夢
迴旋着情愛的綿纏

如今回憶的手臂
拉不起南風補的駿笑
有如十月天露再的細語
這染上了眉尖的深愁

鷓鴣伴着野鬼哭了
在半夜的寂寞裏
像舊教堂裏的晚鐘
震落了傷心人的眼淚

四 春的四月

春的四月飛春在
少女的眼瞳裏，
嬌紅的山茶花也
染上了濃重的春意。

笑影從去年便
永遠成了泛夢，
是誰的嘴唇上
褪蝕了胭脂的紅？

時間的蠶食年華像
烏鴉尖硬的黑嘴，
隨第二次四月底春
拋落了點點的淚。

近兩年來的春所給予我的只會有一些殘象的黑影，這些黑影也許在某種意識上是值得記下的一些青春的標記吧。沒有憑吊，也沒有嘆息，隨這一九三三年的殘春，我自己送葬了自己一切的慾念。高高地，舉起自己的手，鄭重地搖着手裏的手帕：「春，你去了吧，隨着伊拔愛斯小姐那顆虛偽的心，我們，就這樣永遠訣別。」

——一九三三，五，四。李夾人記。

別離

李文尹

當我經過你門欄，我絕不敢敢望

——探望你那美的臉和麗的影！

你既多情地跑出簾圍

又爲何不敢向我說出心中的隱情？

祇有一眼，祇有一眼，呵，你的深情！

好像要向我盡情地哭訴那不幸的悲痛，
是黑暗的時代使你的心兒破碎！

姑娘呀！我也再不敢向你緊緊地追求！

呵！可愛的姑娘呀！告訴你，別後的流離，

到處是冷靜地可怕地堆着許多的骷髏，
我們的前途是無限地堆着荊棘，苦味！

讓我吧！把這顆烘熱的心衝進骷髏之園。

我愿你勇敢地跳出黑暗的家庭裏，

緊握着我的手向那炮火隆隆的戰場上驅奔
但是呵！你祇在靜裏淒涼地流淚，

祇把靈敏底眼睛度送我的別離！

最後

候汝華

黃昏的燈前，
剩餘的記憶
若風雨之齊來，
因此，我小小的心，
成爲可怕的荒宴
而給羣魔痛飲了。

眼底的死去了的事物，
都成了狼藉的灰骸，
濃漫如秋晨的野霧，
然而生命的祭台前，
空寂而淒冷敘語開始了。

牠纏綿而悱惻的傾訴着
我和牠過去交情，
牠他有點懷舊吧，
牠對我是依戀的而又是惆悵的。

我沒有說過一句話，
只幽閉着我的眼皮。

我無辭別牠的勇敢。
有什麼辦法呢？

現在我是孤獨的
像冰山上尋夢的人。

雖然我是榮耀過
豪爽地幸福過的。

現在我是累了呢！
一匹老馬的酸淚
像泉滴的穿過我的心。
假如有一個友人，
欲挈我而之極樂的絕地，
那兒有迷醉人的
紺紫的寶色的仙丹花的唇；
可是，已經是時候了啦，
還不願有個恬靜的息壤嗎？
現在我是幽閉着眼皮，

在這燈夜，喃喃不休的訴說
是上帝的號筒末次的吹響麼？
那，請痛飲後的羣魔
都揚巾以祝福我的最後。

——一九三三，三，三十一。

決心

維農

從不曾戀愛過一個任何樣的女人，
怎知道女人是一個任何樣的陷穽？
那次華筵上忽的發現你那雙眼睛，
這玄奇的苦悶纔跌入善良的靈魂。

千萬遍心頭的掙扎都只成過眼烟雲，
革命的青年終爲你變成落伍的浪人；
誰知這時候你忽撒撒手換上副眼睛，
沒丟下一言半語一霎眼已深入侯門！

夢似的往事那龍華古塔記得分明，
塔前草坪上曾印下不少蹣跚雙影。

到如今寺裏鐘聲一陣陣，
空遺我無限冷漠與淒清。

從不曾戀愛過一個任何樣的女人，
怎知道女人是一個任何樣的陷穽？

從今後心頭春華不更開，
我將負起使命重上征程。

(完)

盧葆華女士主編

創 作 與 批 評

第 三 期 要 目

愛美與藝術……………盧葆華

北國的作家……………盧葆華

評周作人先生……………盧葆華

樂聲和笑聲……………何晴波

文壇雜話……………不 予

出版處：杭州仁和

路四號

價目：每期二分

生 活 小 記

須 自 石

——重生集序——

我不大記日記；但又好像感到一點什麼缺陷似的；覺得自己的生存是太無意味了，對社會無益，對自己的志願不能達到，對一切的人，連自己本身也失了信仰；好像是社會遺棄了我，而又像自己逃避了社會似的在空中流蕩，流蕩。什麼人都怕見我，我也怕見什麼人。真正是可憐地像一個廢人了。但同時又例外地覺得自己之可貴。在世界上像我這樣的人，大概很少很少吧？這樣想時，便自己醜陋地驕傲起來了。於是想，把自己的情狀作個型，把它裝進文字裏，給世上有閒的人們當作看戲似的看，不也有點小而又小的意義嗎？

因而開始想記日記。作長篇的東西，在我這樣一個百

事俱廢的廢人，是沒有這樣大大地勇氣的。短篇，却又似是不盡所欲言的樣子。那麼決定記日記吧。因為日記比較省力些，好像是接力賽跑似的，興致長時就多跑一段，沒了興時，就少跑一些，或者竟是不跑也可以。

但所謂日記也要日日記才行的，記了一次停三四天再記，也就不成樣子了。但我却往往停六七天才記一次。起先高高興興買了一本簿子，簿面上寫着『我生命之寶藏』六個字，裏面第一頁又恭恭敬敬的寫着：『我要做一隻野蠻的獅子；從此日起永不再發懶勁』的誓辭，但到過了近乎一個月的現在看來，裏面却只記着這樣的三個短篇：

×月×日 破屋裏為新生的曙光爬滿着。

今天是新生的開始。以前的日子我感到空虛，以後的日子將全部作為抒寫自己生命的記錄的工作。誠如自己在扉頁上所寫的做隻勇敢的獅子吧。

我終于還信任自己是個有一口氣的人。死人樣的活着不如真正的死去的為安寧而有意思，沒有勇氣自殺時就應該擺出些活人的樣子來！

這是個開始。同時也覺得似乎應該多寫下些似的；但一半因為有點頭昏，而一面則以上一些堅決的誓辭已可敵過一萬字的嘍囉！那麼，紙墨的浪費也是不消得的了。

×月×日 奇熱 蒼蠅儘向身上飛來吮汗

昨夜一時興奮，故遲睡。今早起來頭便更加昏而且有點痛了。

做事無心緒，但又不得不做；一生還爲吃飯忙！人兮如牛，沒奈何。

日記總得天天做！一句也好，三個字也好。頭痛得太厲害了，今天的就是這樣吧

待諸有爲之明日！

.....

.....

×月×日 重生之日 晴明而清新的天氣

十幾天沒有記了。該死！

今日重生吧！

我永遠不相信我是個無用之人！

外面去走了一下。大概是因爲平日不大出去的緣故吧，人們都用驚奇的眼光望我。大概他們當我是一個復活的死人看待。這也難怪他們：自己還不是天天蜷居在室內讓寂寞來啞着自己的心？但是可怪的，自己一些也不覺得痛苦。呵呵麻木了，麻木了，我的心，我的一切。這簡直真的像死人了。死人是永遠無知覺的寂寞的躺着的！我不願

做死人。我覺得自己還是個稍稍有爲的人。

以後出去走走吧。讓人們不要當我是個死人，能夠這樣，就是有了作爲了。

.....

.....

一個月的日記就只記了這麼三篇；把一月三十天來說，恰恰是打了個一折；而且三篇還不是一貫的，中間還隔着十幾天的距離；我的勇氣真是微之又微了，短短的寫着連三天的連貫的生命都沒有！這樣看來，日記於我還太麻煩，是極明顯的事實了。

但我寫作的慾望還是有的；太愚笨的我還是直覺到自己的生活是太寂寞太無味。不高興時無論如何不肯握起破鋼筆，但高興時却又似乎非寫不可。那麼，還是取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隨着自己的高興作爲吧。

後來，就是這麼辦了。寫着寫着，雜亂的寫下，不連續的寫下，時日遷移，到現在倒已積了好許多東西。我出奇的驚喜了？我覺到工作後的無所報酬的無上的愉樂。展閱着那些東西時，心底湧起極有力的感激的心念。覺得自己真是偉大，並不如以前自怨着的那麼無意義的生存着呵！

但所寫的都是雜亂的，不連續的，甚至無意義的。不過這並不就是壞。只要是盡了難能的力做出來的東西，不論是壞的怎樣，在自己看來，還是具着無上的價值的。因為做它時有那種難能的力使出，已足充分表出了自己的生命。況且，隨便舉個例吧，我們平日吃的大蒜不是有難堪的臭味的嗎？但為什麼有大多數喜歡吃的人拚命地把它咀嚼着？這就是說醜的東西不一定便是醜的，也自有它醜的美存着。那麼，這也就是我所以任我這醜的東西遺留下的小小理由。

以前寫的都在這裏。這些東西已煽動了我向上的力，這是確實的。抄完後說不定一時性起再連續的寫下去，也是在可能之中的。若是抄完後消失了力，不能再繼續下去時，那麼，就讓這些做我最後掙扎的成績，也做我的墳墓吧。

但我總望死灰之能復燃。

目 要 刊 本

<p>期 十 三 第</p> <p>一對年輕的男女……鄭影子 大恩哥哥……王西彥 文學與道德……趙景深 血淋淋的臉……宋錦章 悽惶……程景頤 她……盧葆華 俄國文學史的片斷……張資平 沈鬱……侯汝華 排思……盛煥明</p>	<p>期 九 十 二 第</p> <p>血泊中的笑眸……燕妮 少女的心……鄭影子 短篇小說的歷史……張資平 對象……宋錦章 長行曲……侯汝華 無辜之刑……裘鵬 紅燈的照射……王開璞 文學與藝術……湯增駁 三姊妹……盛煥明</p>
<p>期 二 十 三 第</p> <p>白姑娘……野 紅綠線……鄭影子 西風……錢國成 英國二文老謾評……金素兮 女人……裘鵬 舞場交響曲……李散碧 二十個……賀玉波 獎章……王西彥 殺人犯老李……侯汝華</p>	<p>期 一 十 三 第</p> <p>珊珊……裘鵬 希冀的幻滅……金素兮 寫實主義的確立時代……張資平 飄萍線路血……敖本凱 心……宋錦章 愛……盧葆華 回憶的滋味……須白石 會……劉心</p>

野 薔 薇

王西彥

——獻給親愛的小妹妹——

牆腳邊的野薔薇又是開花的時節了吧。

去年，姪女兒翠翠死了『是一個潑刺的小天使呢，』我在暗地裏揮了好幾次的眼淚。我把翠翠比作小天使，原因是她愛小天使：五歲大的小女孩，玩着我從一本舊雜誌裏剪下來的小天使，教她唸，一個個地，她唸着不會忘記，浮着笑渦兒說『這個不便是小天使嗎』的那種天真的模樣兒，到現在還沒有在我的腦膜上褪色！『是一個潑刺的小天使呢，』這麼想着，我的鼻子又酸溜溜的了。

翠翠是去年二月裏死的，六七月裏我回家去方才聽到嫂嫂哭喪着臉兒告訴我『翠翠死了』的話。翠翠只五歲大便撒着小手和我永別了。那時候，牆腳邊的野薔薇的小小

的花朵，在微風裏的那種嬌樣兒，却還是教人看了心裏怪愉快的。我要摘下那僅剩的幾朵粉紅花兒來給翠翠做一個小花圈的時候，我的第二個母親說：

『不要哪，小妹妹要看着笑笑的！』

是啦。我的一顆沉重的心輕了，還有着我的小妹妹呢。『小妹妹要比翠翠可愛些。』——母親這麼說，我也便笑開了。爲了我那墳墓中的生母，爲了我那苦命的嫂嫂，我愛翠翠，我愛翠翠的天真潑刺。小妹妹，是的，小妹妹是要可愛些。小妹妹那時只有四歲，便愛着野薔薇：跑路還少不掉背後跟着一個大人，便愛跑近那野花去，用小手輕輕地撫摸着，小嘴巴裏做着嘖嘖嘖的小聲兒來。我笑着對母親說：

『媽，我給小妹妹取了個美麗的名兒了叫做——』

『叫做什麼呢？』母親閃着愉快的光，笑着問：『做哥哥的本該給小妹妹取個好名兒的。』

『叫做，』我指着牆腳邊的野薔薇。

『薔薇花嗎？』母親笑開了。

『野薔薇的香味啊！』我叫着，抱起小妹妹來，在她的笑渦兒邊親了一個吻，抱得更緊了。

『熱啲，做哥哥的！』母親揪着我，把小妹妹奪了過去。

我對小妹妹還是陌生人，但她可並不害怕我。母親教着她：『叫聲哥！』她便『哥，哥，』地叫着我了。我是不愛那僵化了的地獄般的家庭，但我愛着潑刺的翠翠；翠翠死了，小天使飛去了，我又愛上這朵美麗的野薔薇了。『野薔薇的香氣啊，』我這麼想着，我愛上了她了。

在那些短促的日子裏，我便在這朵美麗的野薔薇的旁邊，嗅看那薰人的香味，撫摸着那小小的生命，愉快地讓時光在我的眼前加迅地逸了過去……

離家又是一個學期了。寒假，我回到家裏去，我的母親對我說：

『爲什麼一離開家，便不再想到家了，回家來便眉頭打起疙瘩來呢？』

『回家來麼，』我說：『小妹妹才是我的家，我是爲着小妹妹才回家來的。』

這麼說着，小妹妹的紅嘴唇，又在我的眼前了。我抱過她來，湊上她的嘴唇說：『野薔薇的香味啊！』她笑了，她還沒有忘記我呢。

『野薔薇的香味啊！』我這麼想着。

我又翻着舊雜誌了，我想在舊雜誌裏，像找小天使似的找一朵野薔薇——我悔把小天使叫我的翠翠了，小天使

不是有着兩個翅膀嗎？有翅膀的小天使是要飛去的！我把小妹妹叫野薔薇，野薔薇是永遠在人間的。舊雜誌裏找不到我所要找的薰香的花朵，我笑着又抱起小妹妹來了。我說：『小妹妹，你是永遠地在我的心頭的。』母親立刻瞅着我來更正我的說話了，她說：『你爲什麼不說永遠在你的身邊呢？』是的，我需要着我的小妹妹，我不能讓她離開我的身邊。

我去找一個會繪畫的朋友了。『野薔薇的香味啊！』這麼想着，我對朋友說：『給我畫一簇野薔薇吧。』

在一幅小小的畫幅邊上，我寫着：——

『永遠地在我身邊，野薔薇的香味啊。』

把小畫幅掛在書桌旁邊，我教着小妹妹：

『野薔薇！』

小妹妹的小嘴動了：『野薔薇！』

『野薔薇的氣味啊，』我又吻着她了。

『小妹妹，我輕輕地叫。『哥，哥，』她的眼睜裏閃着智慧的光。『野薔薇的化身——不，野薔薇的香味啊！』我又吻着她了。

我給我的小妹妹做了一首詩，一首美麗的詩呢。我讀着：

『野薔薇的香味啊！』

『野薔薇的香味啊！』

又離開小妹妹，離開我的野薔薇了。『冬天裏的春天
啲！』我又離開我的野薔薇了。

從西子湖畔，我寫着寄回家去：——

『親愛的妹妹，我的野薔薇呀！』

這樣寫着，像是給一個情人似的，我又嗅到野薔薇的香味了。我對母親說：『媽，您給我的妹妹寫給我的信吧。我沒有忘記野薔薇，我便忘記不掉家，忘記不掉您呢。』我知道媽是不會寫給我信的，連我寫給小妹妹的信，她也不會看懂吧。然而，我是有着小妹妹的，我需要着小妹妹，我希望小妹妹趕快大起來，也在信裏寫着這樣的字：『親愛的哥哥呀！』

會有這麼一天的，我的小妹妹會把野薔薇的花朵兒放在信封裏寄給我，寫着：『哥哥，瞧瞧你的野薔薇吧。』

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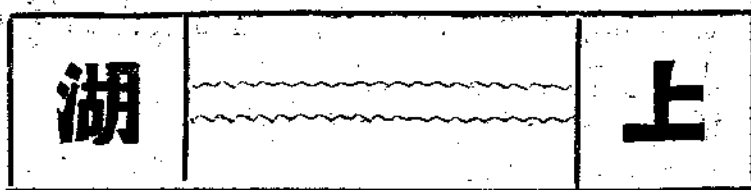
在期待着的時光，它是會像蚯蚓似的遲緩地爬行着的。我是一個年紀還沒有跨出青春的花園的人，過去的二十年的時光，把我迫到蒼老的田地了。『青春花園裏的老人啲！』我這麼想着，我忘不掉我的野薔薇啊。

『野薔薇的香味啊。』——我讀着這美麗的詩句，我默默地祈禱着：當我還沒有跨青春的花圈的時候，妹妹，您趕快長大起來，給我寄一朵美麗的野薔薇，寫一封美麗的信吧。

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燈下匆匆寫成

郁達夫的女朋友

達郁夫和王映霞，有一天，我在電車上碰着，那時我還不認識王映霞，郁對我說：我陪了一個女朋友回家去。（彳亍）



鄭 德 本

(一)

今天我又想起昨天，昨天是一個可愛的春天；當我走到杏花樹前，滿地鋪著落花，我不愛這落花，我愛春風霎時吹掉的杏花！

蜜蜂嗡嗡的在花間飛著，因他底聲音，我癡留了一會；我不是想打死這蜜蜂，我也不想偷竊這杏花，我曉得，蜜蜂與杏花，他們原是良侶，我何必留這怨聲，作一個情盜呢？

小舟幾次划進淺灘中，我們只管談笑，忘記湖中的淺灘，深水，任意的隨船盪漾。

「是的，櫻花已落了！」緋望著湖水，靜謐無聲，我回答了牠，她似乎有些失望的微笑，映在她底臉上。彼此互相緘默，湖上的風光，慢慢的在緘默中解化！

岸邊飄著椅旒的裙裾，笑聲，微語，我們手中握著的槳，感覺些溫柔，不是一塊麻木的，無靈性的木頭。

(五)

清明節，那天，許多的人到雨花台踏青去了。

我自家偶憶起玄武湖，於是下午決意去玩，犧牲一切寶貴的時間。杏花，不如以前的濃豔，枯樵的輪廓，漸漸暗示我了。沿著湖邊尋找了一串杏花，輕輕將它帶到湖旁坐下，湖上繁華，舟楫奔馳，甜靜的水面，搗碎了銀波，映出無限的笑痕。

我將杏花拋在水面，隨春水飄去！

我還夢想著櫻花，櫻花的笑！

春風中，我流著眼淚，望著流水。

近晚的黃昏，湖上抹著一層含笑，展在眼前，站在高處，遠遠的小舟，在綠柳間浮游，在另一處，春風捲起楊柳，枝隙里靜靜的躺著一隻小舟，髻髻睡去。

風很輕盈的在湖面上盪搖，靜調和了湖的周遭，這是回去的船了，槳聲是如此的緩慢，夕陽的光輝，落照在船家的笑臉上。

姑娘們輕跳跳的在堤上，有的攀折楊柳，有的在水面擲瓦片，更有的唱著婉轉的歌！

我搖斷了楊柳，猛抬頭一疏淡淡的月亮，掛在半壁青天上。再落下眼來，山，水，浸沈在春的暮靄里，我在沙灘上徐徐的躑躅。

前 夜

陳 燕 華

——獨幕劇——

——此事發生於一九二×年七月於××地

人：高登：一個年青的工人。

屈文：一個年青的女工，高登的妻。

素先：一個年青的學生，洋行買辦的兒子，屈文的
表弟。

高志行：高登的孩子。

工人甲，乙，丙，丁， 警察數名

景：高登的住室，佈置雖簡陋，可是很有條理。

幕開時，屈文正在煮飯，聽見從屋頂漏進的雨聲，
趕忙跑到床邊，挪一挪他的孩子，并在漏滴水之處
放一隻瓦盆。

文：天，屋又漏了，怎麼辦呢？

（回到原處燒鍋，猛然的站了起來，作沉思，跑到門口望天，嘆氣，作憂愁狀。回頭又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照片，細細的看，從嘴角流出一絲微笑，回去煮飯飯。）

（一陣雨打芭蕉的聲音由遠，而近，終於走進一個人來，放下了雨傘，文也回過頭來，注視着他。）

素先：怎麼？不認識我了嗎？

文：真有點不能認得啦，一向好哇？

先：托你和高登的福，我是很好。你們呢？

文：我們嗎？說來話長，可是我也不願意朝你說，請你看一看擺在面前的事實吧！請坐！

先：不必客氣，（掏出了煙匣，取出一枝烟，）文，你用一枝吧！

文：我以前不會，現在還是不會。

先：那麼請你給我一點火。

文：到這裏來點吧！（先走到她跟前，屈了身子，文，從火坑裏取出了火給他點着了烟。）

先：你們這個地方真難找，累我尋了好半天，爲什麼搬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住？

文：這是登的意思。

先：高登現在還沒有從工廠裏回來嗎？

文：沒有，平常是來的很早的，今天想是因為下雨，所以還沒有來。

先：他好麼？

文：有什麼好不好，遇着這樣貧困交迫的生活的我們怎麼能會好？只是過一天是一天罷了。

先：這樣太辛苦了！

文：當然，這是很苦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受苦而不生活下去呵！

先：（環視室週，瞥見床上的小孩，指。）文，那是你的孩子嗎？

文：是的，他現在正熟睡着呢！

先：（跑去。）呀！這地方漏水呀！

文：不錯，我已經忘記了，（也跑去，把水盆取下，裏面的水傾到院裏。）

先：這孩子長的蠻好，有名字嗎？

文：有，說起來很有趣的，這孩子未生以前，我和登便想到他的名字的問題了，我說叫他作「天行」吧！有着替天子直向皇上，也即不叫皇帝，說幾大字高封書時也

的餘毒，個人英雄主義的意識太深了，堅決的不願取用這個名字，他說，把天字改爲志字比較好，但是，我對他的話也不贊成，結果，我們吵了起來，氣得我肚子痛了好幾天，疑惑要小產趕忙收住氣，這孩子才算平安的生下了。

先：還有着這麼一段歷史！（彈着煙灰，望天空作遐想。）

文：後來，我們還是固執着，他非要用老行，我非要用天行，末了，我們是各喊各的；這孩子却奇怪得很，我喊他答應，高登喊他連理都不理。

先：高登在以前不是很能讓步嗎？現在，爲什麼也變得和你一樣倔強了？難道人越窮，性子越會變硬嗎？

文：（對於他這諷刺的嘲笑很不樂意的樣子）哼！越窮越硬！

先：（賠了一個笑臉。）真的，你對於這種困苦的生活不會感到厭倦嗎？高登的倔強，孩子的累贅，貧窮的圍繞，精神，物質雙方都得不到滿足，這樣的生活你還願意繼續下去嗎？

文：高登雖然有些倔強，但也能給我些精神上的安慰，他是很愛我的。

先：很愛你的，那麼爲什麼常常和你吵嘴呢？

文：這是不瞭解他的原因，本來像你這樣家擁千萬的公子哥兒，那裏會瞭解廣大的勞苦羣衆的一切呢？高登，我深切的認識他，他是一員新時代勇敢的戰士，他是一員前衛的民族革命家！爲了這，他才能犧牲掉教書的飯碗，他才能摒棄掉他反動的朋友而跑到此地做工，素先！你能嗎？你那裏會知道他的擔負呢？崛強，這正是革命者的態度：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對一切反動勢力不妥協的！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對一切反動勢力不饒恕的！我們的相吵，他的崛強，都是爲了要改正我的革命的出發點，正確我革命的意識，這是他的苦心，我瞭解他！

先：（說得他滿面通紅。）

文：只是，這種精神，我承認是必要的，但我很懷疑，什麼時候，革命才能夠實現呢？直到什麼時候，時代的狂濤巨浪才能夠把一切革命的障礙捲到海底呢？

先：文，的確，這種沒有計劃的奮鬥，成功的希望（總是很微小的，我們不要談這個吧！我問你，我們以前的羅曼斯你現在還記得嗎？

文：當然，我是永久不能泯滅掉這種可愛的印象的！

先：你還願意回歸到從前的時代裏嗎？

文：事實已經不能允許我們如此了！

先：跟我到上海去吧！

文：……

先：決定了吧，你的前途一革命上海也有，現在，我正也在幹着革命的工作，你看，這是我們的宣言。

文：（取過一張來看，隨又丟下。）此地的工人也正在響應着這件事呢！可是，總不能有多大力量！

（高登從外面走進來，很慌張的樣子。）

先：高登！

登：素先？

先：好久沒有見面了！

登：你很好！從上海到這裏來有什麼任務嗎？

先：也沒有什麼事，不過來看望看望表姐和聯絡一下此地的學界。

登：「五卅」的結果，怕不會好吧！不過，已死的民族之魂是被驚醒了廣大的羣衆受了這麼一個很痛的刺繳，將來不會再一任人家去宰割了，這也可以算是流了許多鮮血的代價！

先：聽說你工作得很努力。

登：這是歷史上必經的奮鬥，每一個人都應當負擔起來的

先：假若是不棄的話，我也願意和老兄共同負起這個責任

登：（微笑，帶諷刺的。）你也要幹嗎？你能吃了這許多苦頭嗎？

先：可以，可以！

文：素先也很革命呢！

登：那麼，我們非常歡迎！

文：素先，你吃過飯嗎？

先：吃過的，請不要客氣，隨使用吧！

文：（向登）我們吃吧！

登：好！只是，我恐怕吃不下，我簡直被那可惡的，麻木不仁，的經理氣壞了！

先：這件事情的始末能夠告訴給我嗎？

登：當然可以一五卅慘案發生的第二天，便被傳到我們的耳朵了，我們認為這件事是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窮兇惡極的空前表現，我們認為這正是我們被壓壓迫民族起來爭取自由的時侯，所以，我們對於這件事要加以響應，向資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進攻。所以，我們三千工友毅然決然的忍着一切困苦作一次有力的抗爭，

六月六日我們便全體罷工直到現在，我們已支持一個多月了，然而，廠主不惟不讓步，却更形野蠻的發表了停工和遣散全體工人的佈告，剛才，我和幾位工友到方去交涉發給退俸金一個月，廠方堅決的不承認，并且叫了軍閥餵養的警察任意逮捕我們，你想，可恨不可恨呢？

先：以後預備怎麼樣呢？

登：以後嗎？我們要取一個比較有效而積極的手段！

文：登，你要是不能吃下去就不吃吧！我看你還是把濕衣服脫掉到床上休息休息吧！

（高登慢慢的走近床，睡了下去。）

（沉重的脚步聲過後，走進工人數名。）

甲：高登！高登！（向文，）高登沒有回來嗎？

登：（從床一骨碌爬了起來。）怎麼？你們資本家的走狗呵！你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呵！你一羣小混蛋呵！你們被人利用尚且不知却要無理的逮捕你的親父嗎？吓！給我滾開去！姓高的不怕你們！

文：（跑上前去，撫高登身體。）高登！高登！

乙：他發暈了。

丙：可憐的高登，他因為工作的過勞變得神經錯亂了。

先：（趁着這紊亂的當兒溜了出去。）

丁：快點灌他一點冷開水！

文：（取冷開水，這時小孩子也醒了，文抱孩子，由甲灌登，過了些時，登復原，小孩子仍舊哭。）

甲：高登，你好了！

登：廠方什麼樣了？

甲：在你走了以後張文秀被警察打死了！

登：什麼？警察公然就敢打死人？

乙：我們還說什麼呢？只有趕快決定我們以後抗爭的方針！

丙：請高兄弟快想個辦法，我們絕對聽從！

丁：他媽的，外國人欺負我們，中國人也欺負我們，難道窮人都命定的該受宰受割的嗎？幹！我們要幹，打倒壓迫我們的走狗，推翻外國人的洋樓，燒滅他娘的賊窩！搗碎他娘的賊頭！拚了我們這一顆吃飯的家伙不要了，我也要爭出一個公理！

甲：的確現在，廠方的壓迫是一步緊似一步了！我們工友的危險也一步迫近一步了。三千個工友，七千多工友的父母妻子小孩，都是準備捱餓了。假若再不想個妥善的辦法來對付，我們便要失敗了。

登：處在這個危險萬分的境地，我們要有積極的表示，我們一齊起來作積極的運動，明天，我們便去包圍工廠，你們看好嗎？

丁：（磨拳擦掌）這真是一個好辦法！

丙：我們去暗地通知弟兄們吧！

登：好，你們趕快走吧！（猛有所觸）呀！素先到那裏去了？

文：素先！素先！素先什麼時候走了呢？

登：事情不好！素先是漢奸！探聽了消息一定去報告了。

文：素先能做出這樣的事嗎？

登：什麼事他做不出？他是資本家的兒子，他是洋人的忠實走狗！這與他利益衝突，當然他要破壞我們的一切計劃。

文：世界上有這樣殘忍的人嗎？世界上有這樣冷酷的人嗎？

登：我們現在只有逃跑，警察過一會定要來抓我們！

文：不走，我倒要看省走狗的形像，我倒要嘗一嘗這還沒有嘗過的味道！登，你走，看我和他們這羣虎狼惡狗拚命！

登：你聽，雨聲止了，急促的皮鞋聲漸漸近了，想是警察

到了，把門先關上！（文關上門）

登：你抱着孩子先從這窗口爬過去，我隨後就走！

文：我不走，我倒要看看走狗們洋奴們的一副醜態，看他們能怎樣收拾我，你還有使命在身，快抱了孩子走吧！
！逃到上海我舅母家去好了。

登：我在此地還有工作，還是你走吧（警察來。）

外面的聲音：喂，識相點，快快把牢門開開！

文：（低低的聲音。）來了。

登：（低音）你快快過去

文：我不走！

登：我要走了，明天早晨我還要指揮工人呢！再會，以後的事望你謹慎的做吧！爲了整個的計劃，爲了羣衆的全體，我離你而去了，文！希望你……

外面的聲音：（敲門，巨響）還不把牢門開開嗎？不知死活的東西！

登：時間太匆促了，文，認定了目標幹吧！我的死活你不要加以掛念！假若是你愛我的話，好好的把我們的孩子養育成人，將來好繼續我們的工作。（從窗口爬了出去。）好，我們再見……

文：（慢慢的把門開了。）你們是什麼人？

警察A：高登呢？（指揮其餘）給我搜！

（狂搜了一回，什麼也沒有。）

警察B：沒有！

警察C：想是從窗口爬出去了。

警察A：從窗口爬出去倒好辦，這四圍都有我們的弟兄把守，假若事先聞風逃跑，那可就糟了。

（警察三名擁高登上，素先隨後。其餘警察狂笑。）

登：素先，你好！

文：登，高登！登哥！（捕過去。）

先：（攔住她。）文，不要大麼情用事！

文：都是你這個東西作的祟！

你反動的惡魔，你……唉！登哥！一切都歸罪於我

，我告訴你我們的住址，我告訴他你近來的行蹤，登

，這是我行恕免的過失！

先：（揮指着警察）把高登即刻帶到局裏去，其餘的事，

不要你們問了，走吧！

警察A：是！（行禮。）

（警察拉高登下，屈文扯住不放，高登怒目視素先，

素先把臉背過去向窗口。）

素先：月亮上昇了，文，你看，

文：你配喊我「文」？月亮上昇，這於你們是有益的！讓你儘量的玩賞吧！我們只覺得太陽是偉大的！地球上的一切動力皆受着太陽的支配，明天太陽起來，便是你們，滅亡的時候！

登：文，記住了我的話嗎？

文：（緊緊的握住登的衣衫。）我一句都沒有忘記，你吐出的每一個字都清楚的印在我的腦子上，登哥！不要爲我擔憂，我已經醒悟了，我過去的革命意識的動搖已證明是不對了，感謝有這次的變動，使我堅強了我的意志，登！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登：好！我去死了，這樣我死了瞑目了，我沒有什麼話要說，我只感覺到愉快，再會吧！（望素先。）再會！我們明天見！

（高登被警察拖下，和他握了握手。）

先：文！

文：（不理，走去看她的孩子。）

先：（靠着她坐下）文姐！受驚了！

文：（批其頰）你是什麼東西！我沒有這樣的表弟！

先：好！（掏出手槍，對準了她。）屈文認識這個嗎？

文：你不過借着這個東西來爲非作歹，但，你以爲我怕嗎

？

先：不要動，動一動我就開槍！

文：哈哈！這又是你們的慣技了，好！我偏得動，看你這沒廉恥的東西能怎樣我！

先：可是，我老是不忍殺害你的，我很爲你惋惜，你受了高登的利用！

文：一點兒也不！我不需要你淺薄的人道主義者的同情！你才是受人利用呢，作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殘殺自己的同胞！你的陰謀現在終於暴露了，我悔不該給你寫信。

先：我有什麼陰謀，你說！

文：什麼陰謀？自己還裝做不知道嗎？哈哈！人已經被您害了，還說什麼呢？

先：相信我吧！我怎能會幹那樣對不住人的事！

文：誰相信你！誰相信你誰倒霉！我又不是獸子，趕快給我滾開吧！你身上的一股銅臭的氣味已經使我忍耐不住了！你走你的路好了你是正人君子，我們是卑賤的小人，我們都該殺，獨讓你們天生的寵兒在無數的白骨上快活！

先：你真該死！

文：是的！我已經活得夠了，先生！把槍口對準了我的胸口吧！

先：……

文：還顧怎什麼？你慣會殺人的劊子手，你忠實的洋狗！快殺死我好再向帝國主義者！你親爸那裏去請功！

先：你這樣逼我，我要忍耐不住了，看，我的手只要一撥動這裏，你的小生命便會完結！

文：撥動吧！喂！槍口對的不正，這樣打出去是要落空的，你不妨站得近些槍口對準頭腦不是要比對準胸口有把握嗎？來，站得近些，瞄準！

文：怎麼臨陣不前呢？這樣被你的親爸知道不是會受到嚴厲的責罰嗎？哦！我曉得了，你想叫我多受一回罪吧！那麼，你從（指胸部下）這地方打進去一時是不會死亡的，來，勇敢些！

先：……

文：我知道了，你怕還瞄不準嗎？那麼拿槍口貼着我的衣服好了。

先：你真欺人太甚，好，（走近她的身旁。）我這樣雖對不住我的姑母，然而我顧不得，屈文，還有反悔嗎？

文：反悔？你太看不起人了！

先：我喊一，二，三便要開槍了。

文：（站正）讓我嚐嚐這個滋味！

先：一——二——

文：（上前，改了笑容。）素先表弟！真想不到……

先：（很驚奇的，仍瞄準了槍。）什麼！想不到什麼？

文：想不到你現在還這樣愛我！

先：（好奇的眼光。）

文：不要懷疑我吧！剛才我不過拿來試驗試驗你的心還會當真恨我嗎？你真是一個好人！我這樣罵你，這樣欺負你，你對於我還是很好的！

先：文！你真的還愛我嗎？（跑去和她同坐在椅子上。）

文：你不相信我？好了，你還是把我殺了吧！

先：只要你愛我，你肯我到上海去，我愛你尚且不暇，怎捨得殺了你呢？你是我心上唯一的人兒呀！（撫弄着她的手。）

文：我的手還沒有你的白呢！多麼羞人呀！

先：這算一回什麼事？有法子治好的。

文：我沒有別人的手好看，又沒有裝飾品……

先：你願意要嗎？這隻戒指你戴上吧！（把他的戒指脫下給她戴上。）

文：好看嗎？

先：好看極啦！真的又美十分了。

文：(含羞微笑)……

先：哈哈！(相顧而笑，擁抱起來。)文，你能答應我把高登忘記嗎？

文：根本，我對高登就不滿意的！

先：真的嗎？

文：有什麼不真？哦，素先我知道，你還是懷疑我！告訴你吧！我所以和高登結婚，都是父親作主的，我自己那裏會願意呢？固然，他是有幾分可愛的，但是那有你的溫柔漂亮而可人呢？我一看見那張冷冷的面孔便想到了你，你看(走到桌子前從抽屜裏取出一張照片。)這是誰的像片，我沒有一個時候不看牠的。(遞給他。)

先：(拍拍她的肩)文，倒底你還是我的，你對於我這樣的真誠我都不知道，你為什麼不早說呢？

文：那是我要試驗試驗你的心呀！(默默數秒鐘。)你還要用槍殺我麼？你剛才的面孔很怕人呢！

先：我來用牠來殺你的敵人吧！好嗎？

文：好！

先：你明天便跟我一陣去，看我去殺他！

文：殺誰？

先：殺那害你受屈的高登，（文臉上表情緊張一下。）

文：高登！？

先：是的！

文：好！我一定跟你去，但是我很不解，你有什麼權利可以殺人呢？

先：老實告訴你吧！高登的被捕便是我的報告！

文：你剛才不是不承認嗎？

先：現在和過去怎樣怎樣會同呢？對他，剛才你還是我的仇敵，現在你轉變作的小鳥兒了，當然，這些事不應當背諱你的。

文：那麼，請你詳細的講給我聽聽好嗎？

先：（拿出一枝煙）你抽嗎？

文：好，也給我一枝讓我吸吸，是個什麼味兒。

先：（兩人抽煙）——起先，我接着你那封信，我那時已經知道高登在此地的活動了，××洋行的經理，一個很好的外國人，是我父親的恩人，我們發財都是由於他的幫助，他要我來京幫助他解決這次的工潮，當然，我是萬死也不能辭的，適巧那時接着你的來信便到

此地來，他的意思要我來向工人解釋和平了結，以免麻煩，我深知道工人既然毅然決然的罷工，自有其嚴密的計劃，和平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解決的，不妨用高壓手段，與通當地的警察局捕他幾個工了，殺他幾個爲首，工潮一定會平靜的。他也贊同，所以，在今天的一個姓張的工人被槍斃了！因爲我探得了明天工人還有廣大的行動便趁着他們慌忙中溜了出來，到警察局報告，企圖在今晚把他們幾個爲首的一網打盡，以絕後患，高登雖然被捉，其餘的却都漏網了，真不幸！

文：真不幸！你真勇敢！你真有見解！真不愧是一個革命青年！

先：我也並不是相和人作對，想殺害人，無奈，他們太發狂了簡直不要我們生活下去，所以我才下此毒手，文，你以爲該當嗎？

文：該當，該當，只許多資本家壓迫工人，工人那許反對資本家呢？

先：我問你高登的同黨的住處你知道嗎？

文：他們是沒有什麼黨派的，況且，他們都很祕密，我怎能知道呢？

先：據說他們今天夜裏還要有一次行動呢？因爲怕明天天

亮洋行有防備，文，我要走了，今天夜裏恐怕不能安穩的睡覺吧！

文：再坐一會不好嗎？何必這樣急急？

先：我怕詳行裏面還有事。

文：不要緊的，高登不是已經捕進去嗎？

（拿着他的槍。）喂，這東西也狠需要，免得受人欺負，是嗎？

先：這還不容易嗎？到上海就買給你！

文：們還不會放呢！

先：這有什麼難？我教給你吧，看，這是上子彈法，（扣槍機）這樣一撥，子彈便從槍口出來了。

文：撥一撥一下出來一顆嗎？那麼一共能放幾顆呢？

先：是的，撥一下只能發出一顆，一共可連發五顆。

文：（從他手裏取來。）很重呢！我放了。

先：朝地下放吧！

文：（撥，不響）咦！怎麼不響？

先：唉，忘記了，保險門還沒有開呢，（撥保險門）這樣保許你一放便響了？

文：這樣就一定能放出來嗎？

先：一定能，你試試吧！

文：那就不必放了，別驚醒了小孩子，你看，天已經晴了，外面的月色多好，我們看看月亮去吧！（走至窗前拍先的肩）看，多麼美麗的景緻阿！在上海恐怕不能多見吧！

先：還是讓我走吧，明天我再來！

文：（在後向他發槍中右肩，）好，讓你走吧！

先：啊呀！你放槍了嗎？朝什麼地方放的？怎麼這樣響？

文：（把他掀倒在床上槍口對先的心口）朝那裏放的？就是打的你！

先：好，屈文！你做圈套叫我鑽！我明白了。（欲掙扎，力不能支。）

文：你忘記你做了圈套給高登鑽了嗎？今天我殺你，不該當嗎？你明白了，好，我也明白了你！你這個十足的資本帝國主義者忠實的走狗！你這冒牌的偽革命者！素先！我這樣罵你，你能反對嗎？哈哈！還要掙扎嗎？呸！靜候着我這一槍吧！我這一槍是代表全人類中被壓迫的勞苦大眾所發的，我是替高登復仇！我是爲人類剷除一個小小的障礙！

先：文，講我們從前的感情饒恕我一條命吧！

（遠遠槍聲傳了來。）

文：那裏來的槍聲？

先：想是工人起來了。

文：高登恐怕在這個時候死了，好，你也死去吧！

先：文姐，我承認我以前的錯誤，請你槍下留情吧！

文：怎麼？你的假面具終於拆穿了吧！哈哈！我真快樂！

這一槍下去一定會把你打死的！

遠處槍聲漸近「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資本家的統制，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的口號，不絕於耳。」

先：你就這樣忘恩負義嗎？我好意提拔你離開這危險的境

地，你還要槍打我……

文：別動，我得向你說明白！倒底誰是忘恩負義！你們喝

了勞動者血汗，勞動者爲你掙了千萬的家產，你們不

思報答，却更向他們加以普遍的，嚴厲的壓迫，不合

正義的摧殘，種種不平等的束縛，倒底誰是忘恩負義

？好了，讓你再想一秒鐘，我也不和你多說，去吧！

（槍發，先躺在血泊中）

文，看着她的屍體，笑了—笑，小孩子驚醒哭了起來

；她便向床跑去。——幕——